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天中記卷三十八

詳校官中書臣李彤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候補中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王天祿

勝錄監生臣葉世偉

欽定四庫全書

天中記卷三十八

明 陳文耀 撰

書

欽奎奎主文章蒼頡效象洛龜曜書丹青垂萌畫字宋
均注曰奎星屈曲相鉤似文字之畫蒼頡視龜而作書
則河洛之應與人意所惟通矣

孝經援
神契

鬼哭蒼頡造書而天雨粟鬼夜哭高誘曰自書契作詐

偽萌生去本趨末棄耕耨之業而務錐刀之利天知其將餓故為雨粟鬼恐為文所劾故哭也鬼或作兔恐有

取毫作管之害及之故哭

淮南

文字黃帝之史蒼頡見鳥獸蹠迹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作書契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之益即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于泰山者

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

說文序

六書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曰指
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可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
形者書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
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
合誼以見指撫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
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無其字依聲託
事令長是也

上

八體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

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父書八曰隸書

新六書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自以為應制作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

書也

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也

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

也三曰篆書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佐書即秦隸書五曰綠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

太公孫字孫暢之嘗見青州刺史傅弘釋說臨淄人發

古塚得銅棺前和隱為隸字言齊太公六世孫胡公之棺也唯三字是古餘同今隸書證知隸字出古非始於

秦時

水經

春申君銘梁顧野王太學之太博也周訪字原出沒不定故玉篇序云有開春申君墓得其銘文皆是隸字春

申是周末六國同時隸文則非吞併之日也

法苑珠林

掣肘宓子賤治亶父恐魯君之聽說人而令已不得行其術也將辭而行請近吏二人於魯君與之俱至於亶

父邑吏皆朝宓子賤令吏二人書吏方將書宓子賤從旁時掣搖其肘吏書云不善則宓子賤為之怒吏甚患之辭而請歸宓子賤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勉歸矣二吏歸報於君曰宓子不可為書君曰何故吏對曰宓子使臣書而時掣搖臣之肘書惡而有甚怒吏皆笑宓子此臣所以辭而去也魯君大息而嘆曰宓子以此諫寡人之不肖也寡人之亂子而令宓子不得行其術必數有之矣微二人寡人幾過遂發所愛而令之亶父告宓子

曰自今以來曹父非寡人之有也子之有也有便於曹父者子決為之矣五歲而言其要宓子敬諾乃得行其

術於曹父

呂具備

百世法式秦丞相李斯曰上古作大篆頗行於世但為古遠人多不詳今刪畧繁者取其合體參為小篆斯善書自趙高已下咸見伏焉刻諸名山碑壘銅人並斯之筆書秦皇紀功石乃曰吾死後五百三十年當有一人替吾迹焉

篆恬筆經

斯妙篆始省改之為小篆著蒼頡篇七

章古文可為上古大篆為中古小篆為下古三古為實
草隸謂筆妙極於筆者羲獻精窮其實者籀斯始皇以
和氏之璧琢而為璽令斯書其文今泰山嶧山及秦望
等碑並其遺迹亦謂傳國之偉寶百世之法式斯小篆
入神大篆入妙書

評書

七日十旬王羲之書論云昔秦丞相李斯見周穆王書
七日興嘆患其無骨蔡尚書入鴻都觀碣十旬不返嗟

其出群

張彥遠要畧以
為衛夫人解也

秃筆漢蕭何善篆籀為前殿成單思三月以題其額觀

者如流何使秃筆書

羊欣筆陣圖

草聖弘農張伯英芝性好書凡冢之衣帛必書而後練
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為楷則號恣恣不暇草書

寸紙不見遺至今世尤寶其書韋仲將謂之草聖

四書禮勢

亞聖張昶字文舒伯英季弟尤善章草書類伯英時人

謂之亞聖

王僧虔書錄

草賢崔瑗字子玉駟子也善章草書師於杜度媚趣過

之點畫精微神變無礙利金百鍊美玉天姿可謂冰寒

於水也王隱謂之草賢

書斷

行書後漢劉德升字君嗣潁川人桓靈之世以造行書

擅名既以草勅亦甚妍美風流婉約獨步當時胡昭鍾

繇並師其法而胡書體肥鍾書體瘦亦各有君嗣之美

也

上

神授蔡邕字伯喈工書篆隸絕世尤得八分之精微體

法百變窮靈盡妙獨步今古又勅造飛白妙有絕倫女

琰亦工書伯喈入嵩山學書於石室內得一素書入角
垂芒篆寫李斯并史籀用筆勢伯喈得之不食三日乃
大叫喜歡若對數十人喈因讀誦三年便妙達其旨伯
喈常居一室不寐恍然一客厥狀甚異授以九勢言訖
而沒伯喈自書五經於大學觀者如市

羊欣
筆法

懸帳梁鵠字孟皇少好書受法於師宜官以善八分書
知名靈帝重之鵠後依劉表及荊州平曹操募求鵠使
在秘書以勤書自效操甚愛其書嘗懸著帳中文以釘

壁玩之謂勝宜官魏宮殿題署皆鵠書也干時邯鄲浮亦得次仲法

三體鍾繇書有三體一曰銘石正書最妙者也二曰章

程謂對書三曰行押謂行書相聞者也

王僧虔
名書錄

三絕魏受禪碑王朗文梁鵠書鍾繇鐫字謂之三絕古

鐫字皆須妙于篆籀故繇方得鐫刻

劉賓客
嘉話

手筆張紘字子綱好文學又善楷篆書與孔融書自書

融遺紘書曰前勞手筆多篆書每舉篇見字欣然獨笑

如復見其人也

吳書

一臺二妙衛瓘博習文藝晉武帝時與索靖俱善草書時人號為一臺二妙漢末張芝善草書論者論瓘得伯

英筋靖得伯英肉

本傳

善學人書鍾會是荀勗從舅荀有寶劍可直百萬會善書學荀手迹作書與母取劍仍竊去不還

世說

會善學人

書代蜀之役於劍閣要鄧艾章表皆約其言令詞旨倨傲多自矜伐艾由此被收也

上

妙參鍾索李充母衛氏充幼孤母聰明有訓又善楷書

妙參鍾索世咸重之充從兄咸亦善書

晉中興書

晉文苑傳止云充似冊府筆札云充善楷隸書蓋因

晉書之誤

寶翫晉平南將軍侍中王廙右軍之叔父工飛白祖述
張旭法得索靖書七月二十六日一紙每寶翫之遺永
嘉喪亂乃四疊綴衣中以渡江今蒲州桑泉令豆盧器
得之疊跡猶在

國史異纂

廙善書畫嘗謂右軍曰諸事不足

法惟書畫可法晉明帝師其畫右軍學其書

劉賓客
嘉話

天台神降晉帝時祭北郊更寫祝版工人削之筆入木
三分三十三書蘭亭序三十七書黃庭經書訖空中有
語卿書感我而况人乎吾是天台文人自言真勝鍾繇
羲之書多不一體

羊欣筆
陣圖

虞世南筆髓云王羲之山陰
寫黃庭經感天台神降

小人亂真羲之曾自書表與穆帝專精任意帝乃令索
紙色類長短濶狹與王良相似使張翼寫一毫不異乃

題後答之羲之初不覺後更詳看乃嘆曰小人亂真乃爾

賤家雞庾征西翼書少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庾猶不忿在荊州與都下人書云小兒輩賤家雞皆學逸少書須吾下當比之

變格難儔李嗣真論右軍書每不同以變格難儔書樂毅論太史箴體皆正真有忠臣烈士之象告誓文曹娥碑其容憔悴有孝子順孫之象道遙篇孤鴈賦迹遠趣

高有拔俗抱素之象畫像贊洛神賦姿儀雅麗有矜莊
嚴肅之象皆見義以成字非得意獨研

小聖右軍書樂毅論與子敬帖云書賜官奴竟能極妙
入聖筋骨緊密不減于父故謂之小聖官奴子敬小字

也
法苑

郗氏工書王羲之妻郗氏甚工書有七子獻之最知名
玄之凝之徽之渙之操之并工學隸凝之妻謝道韞有
才華亦善書甚為舅所重
書斷

掣筆不得王獻之字子敬七八歲時學書羲之密後從掣其筆不得歎曰此兒後當復有大名

山人披雲王獻之於會稽山見一人黑身披雲而下左手持紙右手持筆以遺獻之獻之受而問曰君何姓字復何遊筆計美施答曰吾象外為家不變為姓五常為字其筆跡豈殊吾體耶獻之佩服斯言退而臨寫向逾三載竟昧其微

虞世南
筆髓

書凌雲殿晉太元中新宮成議者欲屈王獻之題榜以

為萬世寶謝安與王語次因及魏時凌雲閣忘題榜乃
使韋仲將懸橙上題之比下鬢鬚盡白纔餘氣息還語
子弟云宜絕楷書法安欲以此風動其意王解其旨正
色曰此竒事韋仲將魏朝大臣寧可使其若此尤以知
魏德之不長安知其心乃不復逼之

宋明帝
文章志

劉瓌之善

八分太令既不肯書太極榜謝安遂令瓌之以八分題

之

黃伯思法
帖刊誤

自云勝父謝安嘗問子敬君書何如右軍答云固當勝

安云物論殊不爾子敬答曰世人那得知

寫易真本王僧虔云王子敬上表多在中書雜事中謝靈運竊寫易其真本相與不疑

第一瑯琊王僧虔博涉經史兼善草隸高帝素善書篤好不已與僧虔賭書畢謂曰誰為第一對曰臣書第一矣或云帝問我書何如卿曰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二陛下草書第二而正書第三臣無第三陛下無第一上大矣笑曰卿善為詞然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麒麟賞鳳尾齊江夏王鋒字宣穎高帝使舍於張氏年
四歲好學書張家無紙筆乃倚井欄為書書滿則洗之
已復更書如此者累月又晨興不肯拂窓塵而先畫塵
上學書字五歲高帝使學鳳尾諾一學即工高帝大悅
以玉麒麟賜之曰麒麟賞鳳尾矣

南史

百濟求書蕭子雲善草隸為時楷法自云善效鍾元常
王逸少而微變字體其書迹雅為武帝所重帝嘗論書
曰筆力勁駿心手相應巧逾杜度美過崔寔當與元常

並驅爭先其敬賞如此出為東陽太守百濟國使人至
建鄴求書逢子雲為郡維舟將發使人於渚次候之望
船三十許步行拜行前子雲遣問之答曰侍中尺牘之
美遠流海外今日所求惟在名迹子雲乃為停船三日
書三十紙與之獲金貨數百萬性吝自非答餉不書好
紙好事者重加賂遺以要其答第二子特字世達早知
名亦善草隸高祖嘗謂子雲曰子敬之書不及逸少近
見特迹遂逼于卿

袁昂書評梁武帝命袁昂作書評其答啓云奉勅遣臣
評古今書臣愚短豈敢輒量海江但天旨委臣斟酌是
非謹品字法如前今淳化帖第五卷知果書此一跋謂
為梁武評書中興館閣書目亦然誤也勅旨云俱如卿

所評

賓逸錄大觀中黃
伯思法帖刊誤同

名亞子雲蕭子云王褒之姑夫也特善草隸褒少以姻
戚徃來其家遂相模範俄而名亞子雲並見重於時
老不憚勞崔浩字伯深仕魏太武監秘書事既工書人

後周

多託寫急就章從少至老初不憚勞所書蓋以百數浩盡體勢及其先人而巧妙不如也世寶其迹多裁割綴連以為摹楷

魏書

太和中兗州人沈法會能隸書宣武之

在東宮勅法令侍書後以隸迹見知於閭里者甚衆然從未有如崔浩之妙

上

書隸與弟趙仲搏充世子也雖見妻子亦未嘗怠慢終日儼然學涉羣書善草隸雖與弟書書字楷正云草不可不解若施之于人耶似相輕忽若當家卑幼又恐疑

其所在宜爾是以必須隸筆

北齊

筆勢翩翩蕭引善隸書為當時所重宣帝嘗披奏事指引署名曰此字筆勢翩翩似鳥之欲飛引謝曰此乃陸

下假其羽翼耳

陳書

丁真永草陳永欣寺僧智永師遠祖逸少歷紀專精攝齊升堂真草唯命智永章草及草書入妙行入能兄智楷亦工書丁峴亦善隸書時人云丁真永草僧智永當

於樓上學書業成方下

國史攷異

工模寫真儁字景儁性忱謹善隸書特工模寫用文引
為記室周文志平侯莫陳悅乃今儁偽為魏帝勅書與
費也頭令將兵助周文討悅儁尋舊敕模寫及代舍人
主書等署與真無異周文大悅費也頭見敕不以為疑

遂遣兵受周文節度

北史

退筆頭智永嘗居永欣寺閣上臨書所退筆頭置之於

大竹籠籠受一石餘而五籠皆滿

法書要錄

呼為博士張景仁以學書為業遂工草隸遂補內書生

與姚元標韓毅袁買奴李超等齊名天保八年敕教太原王王紹德書後主在東宮武成令侍書後主愛之呼為博士後進位開府侍書如故奉贈司空自倉頡以來

八體取進一人而已

北史儒林

郡志細書隋大業中命虞世基等修十郡志其圖上山水城邑題書字極細並用歐陽肅書即率更令詢之長

子攻于草隸為時所重

大業拾遺

方丈隋東都內慧日道場僧敬脫善正書大筆寫方丈

字天然勁道時號僧傑

法苑

其筆管麓如臂可長三尺東

都門額皆脫所題隨意賦筆更不修飾

高僧傳

字類高祖竇后善書字類高祖之書人不能辨

舊唐

常侍登床唐太宗貞觀十四年日書草真屏風以示羣

臣筆力遒勁為一時之絕嘗召三品以上賜宴於玄武

門帝操筆作飛白書賜羣臣咸乘酒就太宗手中相競

敬騎常侍劉洎登御床引手然後得之其不得者咸稱

洎登床罪當死請付法太宗笑曰昔聞婕妤辭輦今見

常侍登床

尚書
故實

戈字逼真太宗工隸書師虞世南常患難于戈法一日
書戩字乃空其落命世南填之帝以示魏徵曰朕學世
南似盡其法卿看之徵曰天筆臨萬象不能逃其形非
臣下所可擬倫仰觀聖作惟戩戈字逼真上笑公藻識

法
苑

善臨飛白唐臨川公主太宗女也下嫁周道務善篆籀
能屬文其妹晉陽公主字明達文德皇后所生善臨帝

飛白書下莫能辨年十二而薨後有房隣妻高氏嘗書

石刻字畫紫媚

滿溪續
書斷

書名遠播歐陽詢初學王羲之書後更微變其體筆力
險勁為一時之絕人得其尺牘文字咸以為楷範焉高
麗甚重其書嘗遣使求之高祖嘆曰不意詢之書名遠
播夷狄彼觀其跡謂其形魁梧耶

舊唐儒
林傳

書斷云博覽
古家書則八體盡能云云

絕藝歐陽率更未嘗擇筆而皆得佳趣蓋其所寄者心

耳論者謂其飛白冠絕有龍蛇戰鬪之象雲霧輕飄之勢真行森森焉若武壽矛戟至使和永奪氣益絕藝也

書

古碑宿傍歐陽率更嘗出行見古碑索靖所書駐馬觀之良久而去數百步復還下馬佇立疲則布毯坐觀因宿其旁三日而後去今通元寶錢武德四年鑄其文乃

歐陽率更書也

國史異纂
隋唐嘉話

古今書聖龍朔二年上自為書與遼東諸將謂許敬宗

曰許圍師嘗自愛書可于朝堂開示圍師見而驚喜私謂朝官曰圍師見古跡多矣魏晉以後惟稱二王然逸少少力而妍子敬妍而少力今觀聖跡兼絕二王鳳翥

鸞迴寶古今書聖

會要

自重其書歐陽通詢子善書瘦怯於父嘗自矜能書必以象牙犀角為筆管狸毛為心履以秋兔毫松烟為墨末以麝香紙必須堅緊薄白滑者乃書之蓋自重其書

薛純隨亦効歐草傷於肥鈍亦通之亞也

會要

字直五萬褚遂良問虞監曰某書何如永師曰吾聞彼
一字直五萬官豈得若此者曰何如歐陽詢曰聞詢不
擇紙筆皆能如志官豈得若此褚曰既然某何更留意
於此虞曰若使手和筆調遇合作者亦深可貴尚褚喜

而退

國史纂異
隋唐嘉話

不擇筆墨裴行儉工草書唐高宗嘗以絹素百卷令草
書文選八部帝覽之稱善賜帛百匹行儉嘗謂人曰
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輒書不擇筆墨而妍捷者唯

余與世南耳所謨草字雜體數萬言並傳于代唐

三葉嗣名徐浩父工書以法授浩益工嘗書四十二幅

屏八體皆備所題多文選五言詩其朔風動秋草邊馬

有歸心十數字或草或隸尤為精絕或綴小簡于其下

記云怒猊抉石渴驥奔泉可以下視碧落矣尤為司空

圖所寶愛

新唐書及司空圖書屏記

滿溪云唐之工書者多求三葉

嗣名者惟徐氏云徐師道字太真精于翰墨子嶠之字

惟嶽能承以世名家

戲換不誤高正臣廣平人習右軍之法睿宗愛其書張
懷素之先與高有舊朝士就高乞書或憑書之高嘗為
人書十五紙張乃戲換其五紙又令示高再看不誤客
曰有人換公書高笑曰必是張公也乃審詳言得其三
紙客曰猶有在高又觀之竟不能辯高正臣嘗許人書
一屏障逾時未獲其人巧出使淮南臨別大悵惋高曰
正臣故人在申州正與僕書一類可便往來之遂立申

此意

高
斷

書中仙手李邕書始變右軍行法頓挫起伏李陽冰謂

為書中得仙手

法苑

細看未好李邕常不許蕭誠書蕭乃詐為古帖令紙故
暗特示邕曰右軍真跡邕欣然云是真物平生未見誠

以實告遂復取視曰細看之亦未能好

封氏見
聞記

寢卧碧落李陽冰善小篆自言斯翁之後至小生曹喜
蔡邕不足言開元中張懷瓘撰書斷陽冰張旭並不載
絳州有篆字與古不同頗為怪異李陽冰見之寢卧其

下數日不能去驗其書是唐槩載書者名姓碑有碧落

二字時人謂之碧落碑

國史補

仙篆絳州碧落觀有天尊石像光焰灼然高大餘上有
文云神仙所篆莫之測也有老黃冠云唐龍朔中刺史
李誼為母氏太妃追薦所造也李使君即高宗之子其
文未刻之前忽有二道士謁李使君聞君欲篆刻其文
我二人即天下之善篆也請為使君成之乃于懷中出一
卷陰符經殆非人功也使君尤異之復約殿內四面封

閉不得令人窺視只我二人在中候三日即畢矣使君
從之但見二道士挈一小囊自闔其門余無所覩至三
日使君命開之只見白鴿一雙自門飛去及視文篆已
畢餘有一及字但有一畫不成而去使君與道衆悲喜
益神之後李陽冰于此學篆凡十二年終不得妙捨之
而去至今為天下絕矣洛中紀異絳州碧落碑文乃高祖子
韓王元嘉四男訓誼謨甚為先妃所製陳惟玉書今不
知者皆妄有指說劉賓客嘉話

書中虎李陽冰字書冰或作凝與李夫人書云其意在
古篆於天地山川得方圓流峙之常於日月星辰得經
緯昭回之度於雲霞草木得霏布滋蔓之容於文物衣
冠得揖遜周旋之體於眉目口鼻得喜怒慘舒之態於
蟲魚鳥獸得屈伸飛動之理於骨角齒牙得拉撮咀嚼
之勢隨身萬變任心所成

書法苑

竇泉號陽冰為筆虎一

作書中虎

玉筋篆議者謂李陽冰踰于李斯乃引筆書其志行下

以保明其為字寶也不謬詞云斯去千年冰生唐時冰復去矣後來者誰後千年有人誰能待之千年無人篆

止於斯嗚呼後人為吾寶之

舒元與玉
筭篆志

鬼哭陽冰篆鄂字上有四口空中鬼為之哭

鄂州
圖經

篋笥之珍張長史什褐為蘓州常熟尉上後數日有老父過狀判不數日復至乃怒而責曰敢以閑事屢擾公門老父曰其實非論事但覩少公筆跡竒妙貴為篋笥之珍耳長史異之因詰其得愛書答曰先人愛書兼有

著述長史取視之曰信天下工書者也自是備得筆法

之妙冠于一時

函開
鼓吹

後輩言筆札者歐虞褚陸或有異

論至長史無間言

國史
補

三人韓擇木當肅代世以八分得名時韓雲卿以文顯
李陽冰以篆顯擇木以八分顯天下欲銘其先人功者

不得此三人不得言孝

滿溪續
書斷

金翦唐司馬承禎字子徽善篆別為一體名金翦書

仙
價

連綿書唐呂向字子回章草隸求巧能一筆環寫百字

若紫髮然世號連綿書

續書
斷

八分絕筆梁昇卿涉學工書於八分尤工歷廣州都督
書東封朝覲碑為時絕筆

五雲體韋陟字商卿封郇公性侈縱常以五彩牋為書
記使侍妾主之其裁答授意而已陟唯署名自謂所書
陟字若五朵雲時人慕之號郇公五雲體又陟書如蟲

穿書木鳥踏花枝

呂評

古釵脚顏魯公與懷素同學草書于郇兵曹或云張長

史見蕪大娘舞釵得低昂回翔之勢兵曹有之乎懷素以古釵脚為對魯公曰何如屋漏痕懷素抱魯公脚公復問師何所得對曰貧道觀夏雲師之又遇壁折之路一一自然

法苑

顏太師嘗學折釵股謂得古人書法隱處

王密碑為世絕藝

廣川書跋

魯公書顏魯公書觀中興頌則閔偉發揚狀其功德之盛觀家廟碑則莊重篤實見其承家之謹觀仙壇記則秀穎超舉像其志氣之妙觀元次山銘則淳渥深厚見

其榮履之純餘皆可以類考點如墜石畫如夏雲鈎如
屈金戈如發弩縱橫有象低昂有態自羲獻以來未有

如公者也

滿溪續
書斷

田舍漢江南李後主善書有言顏魯公端勁有法後主
曰真卿之書有楷法而無佳處正如叉手並脚田舍漢

耳

倦游
錄

未嘗草書席豫與弟晉俱以詞藻見稱而豫性尤謹雖
與子弟書疏及吏曹簿領未嘗草書謂人曰不敬他人

是自不敬也或曰此事甚細卿何介意豫曰細猶不謹

而況巨耶

舊唐

板穿陸羽撰懷素傳云踈放不拘細行飲酒以養性草書以暢志酒酣興發遇寺壁里墻靡不書之貧無紙乃

種蕉葉萬餘株以供揮灑又漆一盤一方兩盤板皆穿

法苑

筆塚長沙僧懷素學書草字自云得草書三昧棄筆堆

積埋于山下號曰筆塚

國史補

一代冠冕懷素草工瘦張長史草工肥瘦硬易作肥勁

難工此二人一代草書之冠冕也 上

目書謝狀柳公權大中初轉少師中謝宗宗召至御前
書真草行三紙軍容使西門李玄捧硯樞密使崔巨源
過筆賜錦綵餅盤等銀器仍令自書謝狀勿拘真行帝
玩竒惜之舊唐當時大臣家碑志非其筆人以子孫為不
孝外夷入貢者皆別署貨貝曰此購柳書嘗書京兆西
明寺金剛經備有鍾王歐虞褚陸之體尤為得意唐書
寓書甚惡李都荆南從事時朝官親屬自京寓書書蹤

甚惡李寄詩戲曰華絨千里到荆門草草縱橫任意論
應笑鍾張虛用力却教羲獻枉勞魂惟堪愛惜為珍寶
不敢傳留誤子孫深荷故人相厚處天行時氣許教吞

抒情
集

書蕭梁武帝造寺令蕭子雲飛白大書蕭字至今一字
存焉李約竭產自江南買歸東洛建一小亭以翫號曰

蕭蕭

國史補

約壁書蕭字贊云崩雲委地游霧縈空潑利

勢動慄慄氣雄昆池駭鯨孟門闕龍抱素日潔金章內

融逸擬方外縱在矩中藝窮造化比象無窮

法帖
什文

鍾王不如楊少卿凝式有材自負多佯狂自穢遊寺觀
遇水竹幽勝之地吟咏忘歸墻壁之上筆跡多滿僧道愛
護莫不粉壁光潔以俟揮掃遊客嘆賞故馮瀛王次子
少吉題壁下曰少卿真跡滿僧居祇恐鍾王也不如為
報遠公須愛惜此書書後更無書安鴻漸題曰端溪石
硯宣城管玉屋松烟紫兔毫更得孤卿老書札人間無

此五般高

洛陽
舊聞

金錯刀南唐後主李煜字重光自稱鍾峯隱居又畧其
言曰鍾隱後人能文善畫書作顛筆摻曲之狀道勁如
寒松霜竹謂之金錯刀 宋唐希雅學後主金錯刀書
有一筆三過之法雖若甚瘦而風神有餘

文翰之雄石延年字曼卿志氣豪邁與世齟齬於是嗜
飲以自放竒篇寶墨多得于醉中真一代文翰之雄也
正書入妙品尤善題壁不擇紙筆自然雄逸嘗艤舟於
泗州之龜山寺僧請題壁傍殿榜乃劇醉卷袖而書一

揮而三榜成使善書者雖累旬月構思以為之亦不能及也范文正誅之曰曼卿之筆顏筋柳骨散落人間實為神物

發陵取書鄭元素温韜之甥也自言韜發昭陵從埏道下見宮室制度闕麗不異人間中為正寢東西廂列石床床上石函中有鐵匣悉藏前世圖書鍾王墨迹紙墨如新韜悉取之韜死元素得之為多

南唐書十五

善寫細字應用善寫細字微如毛髮嘗如一錢上寫心

經又於麻粒上寫國泰民安四字

江南野史

元和脚柳公權在元和間書有名故劉禹錫詩柳家新

樣元和脚且盡薑芽斂手徒

集本

后山詠徐仙書肯學黃

家元祐脚註徐清蓬萊女官詩效謝體書效山谷妍妙可喜

換羊書黃魯直戲東坡云昔右軍字為換鵝字韓宗儒性饕餮每得公一帖於殿帥姚鱗換羊肉數斤可名二犬書為換羊書矣公在翰苑一日以生辰製撰紛冗宗儒

繼作簡以圖報書來人督索甚急公笑曰傳語本官今

日斷屠

侯綺
錄

草聖不工張天覺好草聖而不工一日得詩索筆疾書
滿紙使其姪錄之當竒險處姪罔然而止執所書問曰

此何字丞相熟視詔云胡不早來問致吾忘之

冷齋
夜話

學曹操書朱子少時曾學曹操書時劉共父方學顏書
鹿脯帖朱以字畫古今誚之共父云我所學者唐之忠
臣公所學者漢之篡賊耳時朱默然無以應

梵書造書凡有三人長名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佉盧其

書左行少者蒼頡其書下行法苑珠林梵書左旋其勢向右

華書右旋其勢向左通志六書畧安息國書草旁行為書記

服虔曰橫行為書記也師古曰今西方胡國及南方林

邑之徒書皆橫行不直下也草謂皮之不柔者漢書西域傳

筆

不律釋名曰筆述也謂述事而言之成公綏曰筆者畢也能畢舉萬物之形而序自然之情也墨藪云筆者意

也意到即筆到焉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秦
謂之筆也

魯削古未有筆以書刀刻字於方策謂之削魯為詩書

之國故考工記以魯之削為良

因學紀
聞周禮

活
陷文太公陰謀筆之書云毫毛茂茂陷水可脫陷文不

縹筆孔子制作孝經使七十二子向北辰磬折使魯子
抱河洛事北向孔子簪縹筆衣絳單衣向北辰而拜孝經

授神
契

蒙恬筆牛亨問曰古有書契已來便應有筆也世稱蒙恬造筆何也答曰自蒙恬始作秦筆耳以枯木為管以鹿毛為柱羊毛為被所謂蒼毫非兔毫竹管也非謂古筆也又問曰筆有形管何也答曰形者赤漆耳史官戴事故以赤管言以赤心記事也

崔豹古今注

天子筆天子筆管以錯寶為跗毛皆以秋兔之毫官師路扈為之以雜寶為匣廁以玉璧翠羽皆直百金

西京雜記

節璧綴珠漢末一筆之匣雕以黃金飾以和璧綴以隋

珠文以翡翠此筆非文犀之頑必象齒之管非豐狐之

柱必秋兔之翰用之者必被珠繡之衣踐雕玉之履

子傳

筆端傳曰鳥之美羽勾啄者鳥畏之魚之侈口垂腴者

魚畏之人之利口膽辭者人畏之是以君子避三端避

文士之筆端避武士之鋒端避辨士之舌端詩曰我友

敬矣讒言其興

韓詩外傳

齧筆司馬相如作文把筆當齧之似魚含毫

簪筆張安世持橐簪筆事孝武帝數年見謂忠謹

漢書橐

挈橐也近臣負橐簪筆從備顧問或有所記

投筆班超字仲升家貧為官傭書寫嘗輟書投筆嘆曰
大丈夫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

事筆硯乎

東觀漢記

弱翰楊雄謂天下上計孝廉會即把三寸弱翰油素四
尺以問其異

染血楊珽字機平平零陵賊為荊州刺史趙凱橫奏檻

車徵之仍奪其筆硯乃齧臂出血以簿中白毛筆染血以書帛上具陳破賊之形勢及言為凱所誣以付子弟

詣闕詔原之

謝承後漢書

舟筆盛吉拜廷尉每冬月罪囚當斷其妻執燭吉持月

筆相向垂涕

會稽典錄

削荆任末十四時學無常師或依林木之下編茅為庵削荆為筆刻樹汁為墨夜則映星望月暗則綾麻蒿以

自照

拾遺記

忌筆路粹字文蔚少學于蔡邕為丞相軍謀祭酒曹操
令枉狀奏孔融誅之後人觀粹所作無不嘉其才而忌

其筆

典畧

點額孫權常憂北面頓首于天帝顧而見日俄而日變
為三月忽見一人從前以筆點額流血于前懼而走之
狀似飛者復墜于地覺以問術士熊循循曰吉祥矣大
王必為吳主王者人之首額者人之上王加點主字也
在前而來王者之羣臣也雖主意未至而羣下自逼矣

血流在前教令明白當從王出也權乃詢之大臣遂絕

于魏

吳作國統

齊高洋虜人以筆點其額王曇首賀曰王當

作主

琉璃筆陸士龍云魏武帝劉婕妤以七月七日折琉璃
筆管此其時也

麟角張華造博物志成晉武賜麟角筆以麟角為筆管

此遼西國所獻也

拾遺記

王勃春日孫學士宅宴序且傾

鸚鵡之盃聊舉麒麟之筆

炙筆左思為三都賦門庭藩溷必置筆硯十稔方成薛
宣令人納薪以炙筆硯

筆答成公綏口不能談而有劇問以筆答之見其深智

文士
傳

洪筆晉蔡洪赴洛中人問曰吳中舊姓何如答曰吳府

君展聖朝之老成佐明時之俊人朱永長誕理物之至

德清選之高望嚴仲弼隱九皋之鴻鵠空谷之白駒顧

彥先八音之琴瑟五色之龍章張威伯歲寒之茂松幽

夜之逸光陸士衛士龍鴻鵠之徘徊懸鼓之待槌凡此諸

君以洪筆為鉏耒以紙札為良田以玄默為稼穡以義

理為豐年世祝

鼠鬚筆王羲之得用筆法于白雲先生先生遺之鼠鬚

筆又鍾繇張芝皆用鼠鬚筆

綠沉昔人或以琉璃象牙為筆管麗飾則有之然筆須

輕便重則躓矣近有人以綠沉漆竹管及鏤管見遺錄

之多年斯亦可愛玩詎必金寶雕琢然後為貴乎余嘗

自為筆甚可用謝安石庾稚恭每就吾求之禁而不與

王羲之
筆經

賈筆陳壽卒洛陽令張泓遣吏賈紙筆就壽門下寫三

國志

王隱
晉書

赤筆王祐病有鬼至其家留赤筆十餘所于薦下曰可
使人箸之出入辟惡舉事皆無恙

牙管庾廩字幼簡侍中袁詠雅慕之贈鹿角書格蟀硯
象牙筆管 范岫字懋賓濟陽考城人每居常以廉潔

著稱為晉陵太守雖牙管一雙猶以為費

縛筆何禎少孤常以縛筆戩扇為業善為智討由是知

名

晉春秋

打骨宋雲以魏神龜中至烏菴國又西至本釋迦往自作國名磨休玉有天帝化為婆羅門形語五日我甚知聖法須打骨作筆剥皮為紙取髓為墨王即依其言遣善書者抄之遂成大乘經典今打骨處祀為琉璃行記

胎髮南朝有老姥善作筆胎髮者尤佳又有筆工名鐵

頭能瑩管如玉

紀聞
譚

退筆塚僧智永于樓上學書有禿筆頭十甕每甕數石
人求顯題門限穿穴乃以鐵葉裹之謂之鐵門限後取
筆頭瘞之號退筆塚自製銘志

夢吞筆虞世南學書專精中宵之間夢吞筆覺後若在
胃臆又因假寐見張芝指一道字用筆體斯源也

虞筆
誌

犀角管歐陽通詢之子善書瘦怯於父常自矜能書必
象牙犀角為管狸毛為心覆以秋毫松烟為墨末以麝

香紙必須用紫薄白滑者乃書之蓋自重也

管子文李林甫為相初年有一布衣請謁之自稱曰業
八體書生管子文語畢求退林甫令人暗逐之生至南
山中一石洞其人尋亦入石洞遽不見生惟有故舊大
筆一其人持以白林甫林甫以其筆置於書閣焚香拜
祝其夕筆忽化為五色禽飛然不知所之

大唐
奇事

高搢筆臺中尚揖揖者古之肅拜也故有臺揖筆每署
事必舉筆當額有不能下筆者人號為高搢筆往往自

臺拜他官執筆亦誤作臺揖者人皆笑之

御史臺記

管刻人馬王使君有筆管中間刻從軍行人馬毛髮屋木山水無不精絕每一事刻從軍行一句殆非人功成

云用鼠牙刻

盧氏雜說

宣城世傳宣州陳氏世能作筆家傳右軍與其祖求筆帖後子孫猶能作筆至唐柳公權求筆于宣城先與二管語其子曰柳學士如能書當留此筆不爾如退還即可以常筆與之未幾柳以為不入用別求遂與常筆陳

云先與者二筆非右軍不能用柳信與之遠矣

文房四寶類說

作宣州諸葛氏

柳公權謝人惠筆帖云近蒙寄筆雖毫管甚佳

而出鋒大短傷于勁硬所要優柔出鋒須長擇毫須細管不在大副切須齊副齊則波擎有馮管小則運動省力毛細則點畫無失鋒長則洪潤自由頃年曾得舒州青練筆指揮教示頗有靈性後有管小鋒長者望惠一

二即為妙矣

能改齋漫錄

架筆起舞杜昭遠將失寵幸多妖物畫見狗作鷄鳴嘗

一日架上雙筆起舞相對回檢不已杜曰既為崇能自書乎右一筆倒硯中漬其毫於案上大書于案上其年

杜陷大辟

錄 葆光

衣袖代筆唐相裴休早隸業于河內之太行山後登顯位建寺于彼目為化城寺旋授太原節鎮經由是寺寺之僧粉額陳筆硯俟裴公親題之裴公神情自若以衣袖濕墨以書之尤甚適健歸侍婢訝其濡渥裴公曰向以之代筆來

斑竹管李德裕寓居郊外舍中有湘州守贈以班竹筆

管竒采爛然愛玩不足因為賦以報之

英華

筆耕翰林盛事云王勃所至請託為文金帛豐積人謂

心織筆耕

翰林志

足夾大厯中東都天津橋有乞兒無兩手以右足夾筆

寫經乞錢欲書時先擲筆高尺餘以足接之曾無失落

書跡尤楷

西陽

夢筆石晉朝丞相趙瑩布衣時常以窮通之分禱於華

嶽宙是夜夢神遺以一筆二劔始得未寤既而一踐廊廟再擁節旄

五色筆和凝年十七舉明經至京師忽夢人以五色筆一束以與之謂曰子才可以舉進士自是才思敏贍十

九登進士第

五代周史

二筆馬裔孫初為河中從事因事赴闕宿於遷店其地有上邏神祠夜夢神見召待以優禮手授以筆一大一小覺而異焉及為翰林學士旋知貢舉私自謂曰此二

筆之應也洎入中書吏奉二筆熟視大小如昔時夢中所授者上

畫日蕪循始至魏州晉王大悅明日獻畫日筆三十管鹿毛宣城之筆雖管答至妙而佳者亦少大約供進或達寮為之則稍工又或以鹿之細毛為之者故晉王隱筆銘云豈其作筆必兔之毫調利難禿亦有鹿毛蓋江邊亦少兔也徃徃商賈齎其皮南渡以取利今江南民間使者則皆以山羊毛焉蜀中亦有用羊毛為筆者徃

徃亦不下兔毫也 宣城歲貢青毫六兩紫毫三兩次
毫六兩勁健無以過也嶺中亦有兔但纔大於鼠比中
者其毫軟弱不充筆用是知王羲之歎江東下濕兔毛
不及中山 鹿毛筆晉張華嘗用之不下兔毫

石鼠蜀中出石鼠毛可以為筆其名鼯

人鬚嶺南兔嘗有郡牧得其皮使工人削筆醉失之大
懼因剪己鬚為筆甚善更使為之工者辭焉詰其由因
實對遂下令使一戶輸人鬚或不能致輒責其直

異物志

雉毛有獸綠木文似豹名虎僕毛可以取為筆嶺外尤

少兎人多以鷄雉毛作筆亦妙故嶺外人書札多體弱

然而筆亦利其鋒至水乾墨緊之後鬚髮然如蠶焉

博物

麝狸鄭公虔云麝毛筆一管寫書直行四十張狸毛筆

一管界行寫書八百張

羊鬚陶隱居燒丹封鼎際用羊鬚筆

胎髮弗嫗多以小兒髮為筆柱鄭虔云蕭祭酒常用之

又常仲將筆說方云筆柱或云墨池亦曰承墨又有柳

筆皮筆鐵筆

五色番禺諸郡如隴右多以青羊毫為筆昭州擇鷄毛為筆其三覆鋒亦有圓如錐方如鑿可抄寫細字者昔溪源有鴨毛筆雀雉毛間之五色可愛徵其事得非入江淹夢中者乎

雙床枚搜神記云益州西有神祠自稱黃石公祈禱一百紙一雙筆一丸墨先聞石室中有聲便具吉凶不見形也南朝呼筆四管為一床梁簡文帝答徐摛書云時

護書幌乍置筆床梁令云寫書必一枚一萬字

毫雖白樂天與元微之將應制科各有纖鋒細管筆搗
以就試相顧輒笑目為毫雖故贈元相詩曰策目穿如
札毫鋒銳似錐

胡盧漢上題襟集有段成式寄溫飛卿胡盧筆管往復
書二首

鬼取今之筆故者徃徃尋不見或會府吏千百輩用筆
至多亦不知所之或云鬼取之判冥

擲空昔有僧惠遠製涅槃經云䟽訖呪其筆曰如合聖
意此筆不墜乃擲于空中卓然不落唐越州法師神楷
造維摩經䟽亦然後迎入長安

筆端舍利唐法師楚金刺血寫經筆端常有舍利

刀筆古者吏道必事刀筆今亦有藏刀于管者

毀筆今之職官斷大辟罪者署案訖必尋毀其筆蓋彰
其惻隱也醫工常取之燒灰治驚風及童子邪氣

毛錐子漢史洪肇位方鎮兼中書令洪肇不喜賓客嘗

言文人難耐呼我為卒弘肇議帶樞密蘓逢吉以為不可恨之會飲實貞固第洪肇厲聲曰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槍大劔若毛錐子安足用哉三司使王章曰無毛錐子軍賦何從集乎洪肇默然

筍筆上元縣瓦棺寺閣南隅有雙籠閉之忘記歲月會昌中詔折浮圖因開有筍筆餘頭藏書秋中有生日藤紙題為南部烟花錄僧志澈得錄及焚澤氏郡僧經人惜其香軸爭取紙尾折去視其軸皆有魯郡顏公名題

云手寫是錄即前之筍筆可舉而知也

大業拾遺後序

銀筆韓定辭酌馬或詩曰盛德好將銀筆述麗詞堪與
雪兒歌或問銀筆事曰梁元帝著書筆有三品或以金
銀雕飾或用斑竹為管忠孝全者用金管書之德行清
粹者用銀筆書之文章瞻麗者以斑竹書之雪兒者李
密愛姬賓寮文章入意者即付雪兒叶音律以歌之

筆僊石晉之末汝州有一高士不顯姓名每夜作筆十
管付其室家至曉闔戶而出面皆鑿壁貫以竹筒如引

水者或人置三十金則一管躍出十筆告盡雖勢要官
府督之亦無報也其人則携一盞吟嘯于道宮佛廟酒
肆中至夜酣暢而歸其鄰媪亦怡然自得復為十管來
晨貨之如此三十載後忽携室徙居杳不知所詣人有
後數十年復見者顏色如故時人謂之筆僊

硯

硯硯者研也可研墨使和濡也

釋名

石滑謂之硯字從石

見

文說

墨海昔皇帝得玉一紐治為墨海焉其篆文曰帝鴻氏之硯

硯銘硯銘云石墨相着而黑耶心讒言得無汙白

太公金匱

孔子硯伍緝之從征記云魯國孔子廟中有石硯一枚製甚古朴素蓋夫子平生時物也

范蠡硯洞庭湖一陂有范蠡石床石硯

廣記

玉滴廣川王發晉靈公塚獲蟾蜍一枚大如拳腹空谷五合水潤如新玉取為盛書滴器

玉硯天子玉几以酒為書滴取其不冰以玉為硯亦取

其不冰

西京雜記

同硯張彭祖少與漢宣帝微時同硯席帝即位以舊恩

封陽都侯出常叅乘

漢書

曹爽與魏明帝少同硯席世語劉

弘沛國人常寄居洛陽與晉武帝同硯書

梁元帝忠臣傳

方畧薛宣為左馮翊性密靜有思省吏職求其便安至

於用筆硯皆為方畧利用而費省也

遺硯范喬年二歲祖父馨卒臨終撫其首曰恨不見汝

成人以吾所用硯與之至五歲祖母此言告喬便執硯

啼哭

陳留志

鐵硯先生欲歸河內舍人劉守璋與道士吳恪儒王

隱來謁贈先生楊雄鐵硯并四皓鹿角枕

洪涯先生傳

銅雀瓦魏銅雀臺遺址人多發其古瓦琢之為硯甚工而貯水數日不滲世傳云昔人製此臺其瓦俾陶人澄泥以締漚過碎胡桃油方埏埴之故與衆瓦有異焉即今大名相州等處士人有作古瓦之狀硯以市于人者

甚衆

青鐵硯張華博物志成晉武賜以麟角筆管遼西所獻也

青鐵硯用于閩所貢鐵為之也

拾遺記

風字硯會稽老叟云右軍之後持一風字硯大尺餘色正赤用之不減端石云右軍所用石揚休以錢三萬得

之硯

譜

蜂硯庾翼少為侍中袁詠所重贈以鹿角書格蜂硯象

牙筆管

書音

城池王羲之筆陣圖以水硯為城池

魚硯蔣道支于水側見一浮祖取為硯製形象魚有道
家符讖及紙皆內魚硯中常自隨二十餘年忽失之夢
人云吾暫遊湘水過湘君廟為二妃所留今復還可于
水際見尋也道支詰旦至水側見冒者得一鯉魚買剖
之得先時符讖及紙方悟是所夢人弃之俄而雷雨屋
上有五色氣直上入雲有人過湘君廟見此魚硯在二

妃側

異苑

翔鳳硯蓋梁武帝時有司奏性純儉吳令唐傭鑄盤龍

火爐翔鳳硯蓋詔禁錮終身

南史
紀

芝生東魏孝靜帝芝生銅硯

殺墨硯杜叔元藏許敬宗硯後官杭漁人於浙江網一

銅匣鑄許敬宗硯兩方足匣有容足處即敬宗物叔元

子遺孫萃老萃老憎其人求得之端石也潤如玉殺墨

如風微窶貞四百餘年物匣在唐諶處當合

東坡
雜說

銀硯景龍文館記云中宗令諸學士入甘露殿其北壁

列書架上見其名學士等名新序說苑益鐵潛夫等論
架前有銀硯一碧鏤牙管十銀函承紙數十種

稠桑硯稠桑硯始因元和初李濟翁叔祖宰虢之耒陽
邑諸子溫清之際必訪山水以遊一日于澗側見一紫
石憩息于上佳其色且欲紀其憩山之遊既賞攜鑄具
隨至自勒姓氏年月遂刻成文復無刊缺乃曰不頑不
麤可琢為硯矣既就琢一硯而過但惜其重大無由出
之更行百步許至有小如拳者不可勝紀遂令從者挈

數拳而出就縣第製琢有胥性巧請斲之遂請解胥籍
于是來斲開席于大路厥利驟肥後諸李每經稠桑鑄
者必相率致硯以報其本焉稠桑石硯自此始也

資暇集

碧玉硯貞元中許商舟行湖中青衣迎入一府女郎請

書江海賦碧玉硯銀冰頗黎為匣

東坡云許
旌陽君五

陶泓毛穎者中山人也秦皇帝使蒙恬賜之湯沐而封

諸管城號曰管城子穎與絳人陳玄弘農陶泓及會稽

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

韓文

結隣李衛公多硯妙絕者曰結隣言與硯為隣

朱研益丹廬陵官下記韋令去西蜀時彭州刺史被縣
今密論訐常前期勘知屈刺史詣府陳謝及迴日諸縣
令悉遠迎所訐者為首大言曰使君今日可謂朱研益
丹矣刺史笑曰則公便是研朱漢子也

作聲鄭朗以狀元及第覆落甚不得志其几案之硯忽
作數十聲鄭愈不樂時洪法師在坐曰硯中作聲有聲
價之象朗後果入台輔斯吉兆也明矣今直閣范舍人

果言項目大著直館于史閣中與諸學士清話間范公
几案之上所用硯或作一十五聲丁丁然甚駭之范獨
內喜迨半月有朱衣銀魚之賜亦異事也

樸硯僖宗時鄭收盧攜同在中書因議政喧競撲碎硯

王鐸嘆云不意中書有瓦解之事唐語林攜與收為相不

相得議黃巢事忿爭盧拂衣而起擲硯相投唐書

栗岡李白酬殷十一贈栗岡硯詩云殷侯三立士贈我
栗岡硯灑染中山毫光輝吳門練天寒水不凍日用心

不倦携此臨墨池還如對君面

琉璃硯李白自漢陽歸詩去歲左遷夜郎道琉璃硯水
常枯槁

鵠添水藍田王順山悟真寺有高僧寫涅槃經羣鵠自
空中却水添硯水竭畢至曾聞彼山僧傳云亦見于白
傳百餘韻詩

補硯近石晉之際闕右有處士者放達之流也能盡馴
狸復能補端硯至百碎者賁歸旬日即復舊焉如新琢

成畧無瑕類世莫得其法也

磨鐵硯桑維翰或令其改姓維翰鑄鐵硯以示人曰硯

弊則改而他姓卒以進士及第

五代史

玉硯周世宗征淮南先鋒劉重進得吳楊溥玉硯以獻

石虛中石虛中字居默南越高要人也器度方圓中心

坦然隱遁不仕因採訪遇之端陽拜即墨侯與宣城毛

元銳燕人易玄光華陰褚知白同出處

文嵩石虛中傳

金線環殿丞崔岷硯金線環匣池中有金魚心有金雲

唐錄

金月校理錢仙芝二硯一中有金月下有雲翼之一有金斗星二雲左右之色頗青_上

黃石後主青石硯墨池中黃石如彈丸水常滿終日用之不耗每以自隨後歸朝陶穀見而異之大不可持乃取石彈丸去後主曳其衣振臂就取後主請以寶玩為謝陶不許後主曰惟此硯能生水他硯皆不可用陶試數十硯水皆不生後主索之良苦陶不能奈曰要當碎

之石破中有小魚跳地上即死自是硯無復潤澤

硯譜

龍尾石江南故老云李後主所用龍尾云為天下冠

唐錄

硯山李後主常寶一研山徑長十餘尺前聳三十六峯

皆大猶手指左右引兩陂陀而中鑿為硯及江南已破

硯山流傳士人家後為米元章所得蕪仲容弟以丹陽

美宅同王彥昭與米易之米後號海岳菴者是也

漁陽石譜

蒼碧龍尾山在婺源東南開元中獵人葉氏逐獸至長

城見壘石瑩潔攜歸刊成硯溫潤遇端溪持獻令令訪

匠琢為硯南唐元宗時歙守獻硯薦工李少微擢硯官

新安龍尾石產水中極溫潤性堅密聲清越宛若玉與

他石不同色有蒼黑者青碧者

歙硯說

泓水丁晉公自海外徙宅光臨終以一巨篋寄郡帑中
上題云候五十五年有姓丁來此作通判可分付開之
至是歲有丁僑者來二郡政即晉公之孫計其所留年
月尚未生啓視之但一黑匣貯大端硯一枚上有一小
竅以一碁子覆之揭之有水一泓流出無有歇時溫潤

之甚不可名狀丁氏子孫至今珪之

揮塵錄

慰斗焦陳公密縝未達時嘗之端州開部內有富民蓄一硯竒甚至破其家得之硯面世所謂熨斗焦者成一黑龍奮迅之狀可畏二鸚鵡眼以為目每遇陰晦則雲霧輒興公密沒歸于張仲謀詢政和間遂登金門祐陵置于和殿為書符之用

揮塵錄養直集亦載

月狀三衢徐氏有龍尾溪石硯近貯水處有圓暈幾寸許正如一月狀其色明暗隨月盈虧

金龍何持之勝莊敏外生也有一端硯形正圓中長七八寸渾厚無眼干馬肝色中盤一金色龍頭角瓜尾繁然畢具會有知者即以進御

紫龍卵雀生居端巖于後巖百丈坑得紫龍卵造硯長百廣減尺之四厚重粹潤眼暈六七重無纖瑕近手潤

澤可劇墨

蔡君謨
硯記

紅絲唐彥猷嘉祐中守青社得紅絲石於黑山琢為硯其理紅黃相參文如林木或如月暈或如山峯或如雲

霧花卉石自有膏潤泛墨色覆之以匣數日不乾彥猷

作硯錄品為第一

澠水燕談

雲覆宋謝墜知徽州嘗于舊坑取石貢理宗初坑上常有五色雲如錦衾郡檄隨雲所覆處斲之得佳石有白文繞兩船宛轉如二龍既發為硯而雲氣不復見矣

鷺駐端溪硯工見有飛鷺翹駐潭心因令没人視之網得一石石既登岸轉仄之若有涵水聲硯工曰是必有子石刻之得一石于泓水中大如鵝卵色紫玉也刻為

二硯郡守以其一送丁謂之甚喜

斗星歛汪氏避水寓莊戶硯工家夜有光起于支床之石異而取之使鑿為硯石色正天碧細羅文中涵金星七布列如斗宿牀輔星在焉因目之為斗星研

端溪柳公權論硯言青州石為第一絳州者次之殊不言端石世傳端州有溪因曰端溪其石為硯至妙益墨而至潔其溪水中出一草芊芊可愛匠琢訖乃用其草裏之故自嶺表迄中夏而無損也噫亦非天使之然耶

或云水中石其色青山半石其色紫山絕頂者尤潤如猪脉色者佳其貯水處有白赤黃色點者世謂之鸛鴒眼或脉理黃者謂之金線文尤價倍于常者也其山號曰斧柯山即觀棋之所也昔人採石為硯必中牢祭之不爾則雷電勃興失石所在 其次有將軍山其硯已不及溪中及斧柯者硯譜端所出有四岩石為甲然岩石又分上下又有活眼死眼之別圓暈相重黃黑相間鑿睛在內晶瑩可愛謂之活眼四旁浸漬不甚鮮明謂之

淚眼形容畧具內外皆白謂之死眼活眼勝淚眼淚眼
勝死眼死眼勝無眼 下巖石色深紫襯手潤叩之聲

清遠有清綠暈圓小而緊謂之鸚鵡眼採於水底最貴

重皇朝
類苑巖石有黃臙胞絡鑿去方見硯材所謂子石端
硯

譜山有自然圓石剖其璞得焉謂之子石唐
錄眼石縝密

溫潤端人謂石嫩則多眼凡青脉必有眼脚石腰石多

青脉眼之別有鸚鵡眼雀眼鷄眼猫眼菘豆眼翠綠為

上黃赤為下端
硯眼生於墨池外曰高眼生於池內曰

低眼高眼尤所愛尚以其不為墨所漬也

現錄

宋高宗謂

端硯如一段紫玉瑩潤無瑕乃佳不必以眼為貴

老學菴記

丹石硯唐林夫遺丹石硯粲然如芙蓉出水殺墨宜筆

唐氏譜天下硯不如茲

鐵硯青州熟鐵硯發墨

王氏
談錄

青州鐵硯製作頗精

歐
譜

磨硯古人有學書于人者數年自以其藝成遂告辭而去師曰吾有一篋物可附于某處及山之下絕無所付人封題亦甚不密乃啟之皆磨穴者硯數十枚此人方

知其師風之所用者也乃返山服膺至皓首方畢其藝
是知古人工一事必臻其極焉

紙

平滑紙砥也平滑如砥石也

名釋

方絮曰紙

服虔通

紙者

絮也苦字從糸氏聲蓋古人書於帛故裁其邊幅如絮

之一苦也

說文

赫蹠篋中有裹藥

二枝

赫蹠書孟康曰蹠猶地也染紙素

令赤而書之苦今黃紙也鄧展曰赫音兄弟闕牆之闕

應邵曰赫蹠薄小紙也晉灼曰今謂薄小物為闕蹠鄧音應說是也師古曰孟說非也今書本赫字或作擊

蔡侯紙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為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于人蔡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為紙元興元年奏上之帝嘉其能自是莫不從用焉故天下咸稱蔡侯紙

後漢書

耒陽縣北有蔡倫

宅宅西有一石曰云是倫舂紙臼也

湘州記

蔡侯紙用故

麻名麻紙木皮名穀紙故魚網名網紙

輿服記

漢桓帝使

桂陽人蔡倫始煮谷皮以造紙

博物志

和帝時曰桓誤

左伯韋誕奏蔡邕自矜能書兼明斯喜之法非得紈素不妄下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用張芝筆左伯紙及臣墨皆古法兼此二具又得臣手然後可以盡徑丈之勢方寸之言

三輔
夫錄

左伯字子邑又能為紙故蕭子良

荅王僧虔書云子邑之紙妍妙輝光仲將之墨一點如

漆伯英之筆窮神盡思妙物遠矣邈不可追

古今紙王隱晉書曰魏太和六年博士河間上古今字

話其中部云紙今紙則其字從巾古以縑帛依書長短
隨事裁截枚數重沓即名幡紙字從糸此形聲也後漢
和帝元興中中常侍蔡倫以故布擣剉作紙故字從巾
是其聲雖同糸巾為殊不得言古紙為今紙也

側理張華造博物志成晉武帝賜側理紙萬番南越所
貢漢人言陟釐與側理相亂蓋南人以海苔為紙其理
縱橫邪側因以為名

密香密香紙以蜜香樹皮葉作之微褐色青文如魚子

極香而堅韌水清之不潰爛秦康五年大秦獻三萬幅
帝以萬幅賜當陽侯杜預令寫所撰春秋什例及經傳

集解以進未至而預卒賜其家令上之

稽含南方草木狀

蠶蠶紙義之永和九年製蘭亭乘春興而書用蠶蠶紙
鼠鬚筆遒媚勁健絕代更無

桑根紙雷孔璋曹孫穆之猶有張華與祖書乃桑根紙
也

右軍筆王右軍在會稽謝公就乞牋筆庫內有九萬枚悉

與之桓宣武云逸少不節 王右軍作書惟愛張永人

製紙謂光緊澤麗便於行筆

廣川書跋

藤角紙古有藤角紙范甯教云土紙不可作文書皆令用藤角

五綵石虎詔書以五綵色著木鳳凰口中令銜之飛下

端門

鄴中記

桃花詔令平淮作青赤縹綠桃花紙使極精令速作之

桓立
偽事

雨絳羅張仲舒在廣陵晨夕輒見行側有赤氣後空中
忽兩絳羅於其庭周廣七八分長五六十皆箋紙繼之
廣長亦與羅等紛紛甚快經宿仲舒暴疾死

異死

供御不及張永善隸書又有巧思紙及墨皆自營造上
每得永表啓輒執玩咨嗟自嘆供御者不之及也

宋書

疑光紙江寧縣東十五里有紙官署齊高帝於此造紙
之所也常造凝光紙賜玉僧虔一云銀光紙也

丹陽記

襪綵牋陳後王常令八婦人襪綵牋製五言詩

設空紙司馬消難不知書書架上徒設空紙時人云黃紙五經赤軸三史

五色班紋蕭誠採野麻土穀作五色班紋紙

法帖什文

銷金唐初將相官告亦用銷金牋及鳳凰紙書之餘皆魚牋花牋而已

金花牋明皇與貴妃賞牡丹於沉香亭命梨園李龜年持金花牋宣賜李白三進清平調詞三篇

外傳

合璧作李

延年誤 德宗朝有朱來烏常噉玉屑聲甚清暢及為

鷲鳥所搏宮人皆以金花牋寫多心經薦其冥福

杜陽編

薛濤牋松花牋代以為薛濤牋誤也元和之初薛濤尚斯色而好製小詩惜其幅大不欲長贖之乃命匠人狹小為之蜀中才子既以為便後減諸牋亦如是特名曰

薛濤牋今蜀紙有小樣者皆是也非獨松花一色

賁暇錄

松花紙成都薛濤元微之使蜀屢陪燕笑元松后於松花紙上寄詩云別後相思隔烟水菖蒲花發五雲高薛於浣溪種菖蒲故有是句蜀中松花紙金沙紙流沙紙

彩霞紙金粉紙龍鳳紙近年皆廢惟十色牋綾紋紙尚在

牧登
閣談

李義山送崔珣詩小肆至今多寂寞酒壚從古

植風流浣花牋紙桃花色好好題詩詠玉鈎

玉葉趙象輿武公業妾非煙以金鳳牋刻溪玉葉紙題

詩相贈答

三水
小續

謝公紙以人待名者有謝公有薛濤所謂謝公者謝司封景初師厚師厚創牋樣以便書尺俗因以為名謝公有十色牋深紅粉紅杏紅明黃深青淺青深綠淺綠銅

綠淺雲即十色也韓浦詩十樣蠻牋豈謝公之謂乎

雲藍予在九江出意造雲藍紙既乏左伯之法全無張

永之功輒分送五十枚詩曰三十六鱗充使時數番猶

得裏相思待將袍襖重抄了寫盡襄陽播拈詩

既成式與溫盛

筠雲藍紙絕句序

文房四譜云今飛卿集中有掘柘詞恐播拈

字誤

琅玕東都龍門有一家相傳廣成子所居也天寶中推
禪師居於此庭多古桐桐華時有異蜂聲如人吟禪師

諦視之具體人也乃捲竹幪巾網而獲焉置於紗籠中
意者桐華牀置其傍忽有數蜂翔集隔籠相慰勉一曰
子與青童君奕勝獲琅玕紙十幅君出當為我寫星子
詞語皆非人世事僧乃舉籠放之酉陽

霞光牋蜀王衍賜金堂縣令張蠟霞光牋五百幅霞光
彩疑即今之彤霞牋亦深紅色也蓋以胭脂染色最為

靡麗

元費著蜀
牋紙譜

會府紙江南李主常較舉人畢放榜日給會府紙一張

可長二丈濶一丈厚如贈帛數重令書合格人姓字每紙出則縫俵者相慶有望於成名也

廟祀蔡倫蜀中盡用蔡倫法牋紙有玉板有貢餘有經屑有表光玉板貢餘雜以舊布破履亂麻為之惟經屑表光非亂麻不用於是造紙者廟以祀蔡倫矣廟在大東門雪峯院雖不甚壯麗然每遇歲時祭祀香火纍纍

不絕示不忘本也

元費著蜀
牋紙譜

玉屑蜀中多以麻為紙有玉屑屑骨之號江浙間多以

嫩竹為紙北土以桑皮為紙剡溪以藤為紙海人以苔為紙浙人以麥麩稻稈為之者脆薄焉以麥膏油藤紙推之者尤佳

香皮紙廣管羅州多棧香樹身似柅柳其花內而繁其葉如橘皮堪作紙名為香皮紙灰白色有文如魚子棧雷羅州義寧新會縣率多用之其紙慢而弱沾水即爛

透不及楮皮者

劉向嶺表異錄

澄心堂紙蜀士云澄心堂紙取李氏澄心堂樣製也蓋

表光之所輕脆而精絕者中等則名曰玉水紙最下者
曰塗金牋以供乏使

雙流紙雙流紙出於廣都每幅方尺許品取下用最廣
而價亦最賤雙流實無有也而以為名蓋隋煬帝始改
廣都曰雙流疑紙名自隋始也亦名小灰紙

凝霜歛績溪界有地名龍鬚出嘉紙蓋新安之水清徹
見底利以漚楮故紙如玉雪者水色所為也紙有墨光

白滑冰翼凝霜之目

方輿
勝覽

番幅枚簡文帝集網啓謹奉紅牋二千幅陸倕有謝安成王賜西蜀箋紙一萬幅簡文帝又云特送四色紙三萬枚湘東王會最云晉宋間有一種紙或一幅長丈餘言就舡中抄之世謂靈紙又云張載紙銘並稱紙為番

北戶
錄

廣都廣都紙有四色一曰假山南二曰假榮三曰冉村四曰竹絲皆以楮皮為之其視浣花牋最清潔凡公私簿書契券圖籍文牒皆取給于是廣幅無粉者諸之假

山南狹幅有粉者謂之假榮造於冉村曰清水造於龍

溪鄉曰竹紙蜀中經史子籍皆以此紙傳印

蜀紙譜

蠶紙唐中國未備多取於外夷故唐人詩中多用蠶箋
字亦有為也高麗歲貢蠶紙書卷多用為襯曰本國出
松皮紙又南番出香皮紙色白紋如魚子又苔紙以水
苔為之名側理紙薛道衡詩昔時應春色引綠泛青溝
今來承玉管布字轉銀鈎又扶桑國出荻皮紙今中國
惟有桑皮紙蜀中藤紙越中竹紙江南楮皮紙南唐以

徽紙作澄心堂紙得名若蜀箋吳箋皆染搗而成蜀箋

重厚不佳今吳箋為勝

負性雜錄

蠲紙温州作蠲紙潔白紫滑大畧類高麗紙東南出紙處最多此當為第一烏程由拳皆出其下吳越錢氏時

供此紙者蠲其賦役故號蠲紙云

植杖閑談

墨

陰象今書通用墨者何蓋文章屬陰墨陰象也自陰顯

於陽也 墨者晦也言似物晦墨也

釋名

畫灼墨者黑也字從黑土墨者烟煤所成土之類也古

人灼龜先以墨畫龜然後灼之兆順食墨乃吉

說文

涅墨周書有涅墨之刑莊子云舐筆和墨晉公墨練邑宰墨綬是知墨其來久矣

畫掌張儀蘇秦同志寫進遇聖人之文則以墨畫掌及

股衷以記之

拾遺記

隋廢漢制尚書郎作文書起草月賜赤管大筆一雙

隃麋大墨一枚小墨一枚

漢宮

石墨陸士龍與兄云一日上三臺得曹公藏石墨數十萬片云燒此消復可用然不知兄頗見之否今送三螺贈墨漢時王朗為會稽太守子肅隨之郡往東齋中夜有女子從地出稱越王女與肅語曉別贈墨一丸肅方

欲注周易因此便覺才思開悟

顧野王
輿地志

數蠡石崇奴券曰張金好墨過市數蠡并市豪筆備即
寫書

童子研墨義熙中三藏佛馱跋陀住建業謝司空寺造

護淨堂譯華嚴經堂下忽化出一池常有青衣童子自
池中出與僧洒淨研墨

斲髓西天釋迦佛為磨休王時剥皮為紙斲髓為墨寫

大乘經

宋雲
行記

樊榭陶隱居云樊榭皮水漬以和墨書色不脫

即秦
皮也

栢鼻磨潁川荀濟與梁武有舊而素輕梁武及梁受禪
遂入北嘗云會於栢鼻磨墨作文檄梁

畫眉周宣帝令外婦人以墨畫眉蓋禁中方得施粉

鎮庫墨任道源家有唐高宗時鎮庫墨重二斤許質堅

如玉石銘云永徽二年鎮庫墨

春渚紀聞

上谷墨唐玄宗修圖書創集賢院大府月給蜀郡麻紙

五千番季給上谷墨三百三十六丸歲給河間景城清

河博平四郡兔千五百皮為筆才

藝文志

陸池仍舊偽蜀有童子某者能誦書孟氏召入甚佳其

穎悟遂錫之衣服及墨一丸後家僮誤陸於庭下盆池

中後數年重植盆中荷芰復獲之堅硬光膩仍舊或云

僖宗朝所用之餘者

墨官昔祖氏本易定人唐氏之時墨官也今墨之上必假其姓而號之大約易水者為上其妙者必以麝角膠煎為膏而和之故祖氏之名聞於天下今太行濟源王屋亦多好墨有圓如規亦墨之古製也有以枯木烟為之者尤粗又云上黨松心為之尤佳突之末者為上雨濕不滅西域僧言彼國無硯筆紙但有好墨中國者不及也云是鷄足山古松心為之僕嘗獲貝葉上有枕

字數百墨倍光澤會秋霖為憲雨濕因而楷之字終不
臧

刃可裁紙常侍徐鉉云建康東有雲穴山西有石墨親
常使之又云幼年常得李超墨一挺長不過尺細方知
筋與其愛弟錯共用之日書不下五千字凡十年乃盡
磨處邊際有刃可以裁紙自後用李氏墨無及此者超
即廷珪之父也 唐末陶雅為歙州刺史二十年嘗責
李超云爾近所造墨殊不及吾初至郡時何也對曰公

初臨郡歲取墨不過十挺今數百挺未已何暇精好焉
道池不變唐末墨工李超與子廷珪自易水渡江居歙
本姓奚江南賜姓李氏廷珪始名廷邽故世有奚廷珪
墨又有李廷邽墨或作庭珪者偽也其弟庭寬二廷直
宴安子文用皆能世其業祥符中治昭應宮用庭珪墨
為染飾有貴族嘗遺一丸于池中踰月臨池飲又墜一
金器乃令善水者取之併得墨完色不變表裏如新

北齊

閑覽

其雙脊樣李氏至歙州以其地多松因留居以墨名家其墨有劍脊圓餅面多為龍紋仁宗宴近臣於群玉殿嘗以其墨賜之曰新安香墨其後翰林承旨賜者皆廷

珪雙脊龍樣尤為嘉品

泚水燕談

李氏故物秦少游有李廷珪墨半丸不為文理質如金潘谷見之而拜曰真李氏故物也我再見矣又有張遇墨一團面為盤龍鱗鬣悉具其背有張遇麝香四字張遇后梁供備使潘谷之墨香徹飢骨磨斫至盡而香不

衰

後山
叢談

四和相州韓家有李廷珪一墨曰臣廷珪四和墨

春者
紀聞

白墨近黠歛間有人造白黑色如銀迨研訖即與常墨無異即未知所製之法

石墨黠縣南一十六里有石嶺上有石墨土人多採以書有石墨井是昔人採墨之所今懸水所滌激其井轉
盜深一矣

新安
郡記

南雄州江中有石墨色軟嫩可層層揭得

近年因齊唐官廣州其嫂以婉屬取此石墨遂傳云可

治婦人血疾今土人以鋸解成片吏人上案牘小兒學

成皆代以磨墨不知以婉何以知也

錄 鑄 碎

懷化郡掘塹

得石墨甚多精好寫書今山中多出朱石亦可以入朱

硯中使

顧微廣
州記

雷公墨嶺表有雷墨蓋雷州廟中雷雨勃起人多於野

中獲得石狀如鷲石謂之曰雷公墨也扣之鎗鎗然光

瑩可愛

劉恂嶺
表錄異

噴墨海人云明河魚即秦王箕袋魚也昔秦王東遊奔

箕袋於海北為此魚形一如箕袋兩帶極長墨猶在腹人捕之必噴墨昏人目也其墨人用寫券歲久其字滅如空紙焉無行者多用之也

螺量丸枚陸雲與兄書今送墨二螺婦人集汲太子妻李與夫書云致尚書墨十螺梁科律御墨一量十二丸皇后妃一量一百丸蔡質漢官儀曰尚書令僕丞即月賜隃麋大墨一枚小墨一枚宋元嘉中格寫書墨一丸

限二十萬字

比戶錄

飲墨水北齊朝會儀諸郡守勞訖遣陳土宜字有謬誤

及書跡濫劣者必令飲墨水一升

開寶通禮

價不二賣墨者潘谷墨既精妙而價不二士或不持錢
求墨不計多少與之一日忽取欠墨錢券焚之飲酒三
日發狂浪走遂赴井死人下視之蓋跪坐井中手尚持

數珠也張元明說林

不感凡墨日日用之一歲纔減半寸者萬金不換

相墨經

科舉

進士科進士科始於隋大業中盛於貞觀永徽之際縉紳雖位極人臣不由進士者終不為美以至歲貢恒不減八九百其推重謂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艱難謂之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其負侷儻之才變通之術蘓張之辨說荆聶之膽氣仲由之武勇子房之籌畫弘羊之書算方朔之詼諧咸以是而晦之修身慎行雖處子之不若其有老死於文場者亦無所恨故有詩

曰太宗皇帝真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

國史補

時尚李肇曰進士為時所尚久矣是故俊人由此出者
終身為文人故爭名常切為時所弊其都會謂之舉場
通稱謂之秀才投刺謂之鄉貢得第謂之前進士互相
推敬謂之先輩俱捷謂之同年有司謂之座主京兆府
考而升者謂之等第外府不試而貢者謂之拔解將試
相保謂之合保羣居而賦謂之私試造請權要謂之闕
節激揚聲價謂之還徃既捷列姓名於慈恩寺塔謂之
題名大燕於曲江亭子謂之曲江會

曲江大會
在闕試後亦謂開喜宴後

同年各有所之亦謂之為雜會可也籍而入選謂之春闈不捷而醉飽謂

之打耗耗匿名造榜謂之無名子退而肄業謂之過夏
執業以出謂之夏課挾藏入試謂之書策此其大畧者
也其風俗繫於先達其制置存於有司雖然賢者得其
大者故位極人臣常十有三登顯列十有六七而元
魯山張睢陽有焉劉闢元修有焉

上

四科詔書故事三公辟召以四科取士一曰德行志節
二曰經通行脩三曰明通律令四曰剛毅多畧才任二

輔劇縣令

崔寔政論

飲墨水北齊選舉多沿後魏之制天子常服乘輿出坐於朝堂中楹秀孝各以班草對字有脫誤者呼起立席後書有濫劣者飲墨水一升文理孟浪者奪席脫容刀

通典

一門三秀杜正玄舉秀才試策高第楊素怒曰周孔更生尚不得為秀才刺舉何忽妄舉此人乃以策抵地使擬司馬相如上林賦等五篇素讀數遍大驚曰誠好秀

才北史隋時重舉秀才天下不十人而杜正倫一門三秀

才

雕蟲小藝持書侍御史李愕以選才失中上書曰自魏之三祖更尚文詞忽君人之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騁浮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詠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按盈箱惟是風雲之伏代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

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遊總角未
窺六甲先製五言捐本逐末流徧華壤遞相師祖澆離

愈扇

通典

隋進士張從師祖損之隋大業中進士甲科位至侍御
史諸曹員外郎損之生法以碩學麗藻名動京師亦舉

進士自監察御史為會稽令

獨孤及法曹參軍從師墓志

唐制唐貢士之科有秀才有明經有進士有明法有書
有算每歲仲冬郡縣館監課試其成者計吏會屬僚設

賓主陳姐豆備管弦牲用少牢行鄉飲酒禮歌鹿鳴之詩召耆艾叙少長而觀焉既餞而與計偕其不在館學而舉者謂之鄉貢 武德以來禮部閱試之日皆嚴設兵衛荐棘園之搜索衣服譏訶出入以防假濫焉通典

糊名武后以吏部選人多不實乃令試日自糊其名暗考以定等第 張說永昌中武后策賢良方正詔吏部尚書李景謏糊名較覆說所對第一后署乙等

覆試崔沔擢賢良高第不中者誦訾之武后勅有司覆

試對益工遂為第一

殿試則天永昌元年二月策問貢舉人於洛城殿前殿
試自此始

覓舉今之舉人有乖事實鄉議決小人之筆行修無長
者之論策第喧競於州府祈恩不勝於拜伏或明制纔
出試遣搜馭驅馳府寺之門出入王公之第上啓陳詩
唯希效唾之澤摩頂至足與荷提攜之恩故俗號舉人
皆稱覓舉覓為自求之稱未是人知之詞察其行而度

其材則人品於茲見矣

唐舊

槐黃長安舉子自六月已後落第者不出京謂之過夏
多借靜坊廟院及閑宅居住作新文章謂之夏課亦有
十人五人釀率酒饌請題目於知己朝達謂之私試七
月後投獻新課并於諸州府拔解人為語曰槐花黃舉
子忙南翁承贇有詩云雨中粧點望中黃勾引蟬聲送
夕陽憶得當年隨計吏馬蹄終日為君忙

家諱允進士入試遇題目有家諱即託疾下將息狀來

出云牒某忽患心痛請出試院將息謹牒如的暴疾亦如是上

主文家諱進士犯主文家諱雖音同字不同亦不敢入

試如崔夢殷知舉以父名龜從則歸仁澤不敢試

夜游錄

內出題開城中高諧知舉內出霓裳羽衣曲賦太學創

置石經詩進士試詩賦自此始也

盧氏雜說

常雜鮑帖常衮為禮部判雜文榜後云他日登庸心無不銳通宵絕筆恨即有餘所放雜文過者常不過百人

鮑祭酒防為禮部帖經落人亦甚時謂之常雜鮑帖傳載

燒燭三條唐制舉人試日既暮許燒燭三條韋衣貽試
日光畢作詩云褒衣博帶滿塵埃獨上都堂納卷回蓬
巷幾時聞吉說棘籬何日却重來三條燭盡鍾初動九
轉成鼎未開殘月漸低人擾擾不知誰是謫仙才又云
白蓮十朶照廊明一片昇平雅頌聲才唱第三條燭盡
南宮風月畫難成而舊說亦言舉人試日已晚主文權
德與於簾下戲云三條燭盡燒殘舉子之心而舉子遽

答云八韻賦成驚破侍郎之膽故國史竇正固傳舊制
夜試以二燭為限晉長興二年改令晝試正固以短書
難成奏復夜試周廣順中竇儀奏復用晝

文星暗大中九年日官李景亮奏云文星暗科場當有
事沈詢為禮部甚懼焉至是三科盡覆試宏詞趙拒等
皆落吏郎裴諗除祭酒

南
部

題名神龍已來幸園宴後皆於慈恩塔下題名同年中
推一善書者已時他有將相則朱書之及第後知聞或

遇未及第時題名處則為添前字故昔人有詩云曾題

名處添前字送出城人乞舊衣

據言

科舉之弊舉人大率二十人中方收一人故沒齒而不
登科者甚衆其事難其路隘也收人既少則爭第急切
交馳公卿以求汲引毀譽同類用以爭先故業因儒雅
行成險薄非受性如此勢使然也浸以成俗虧損國風
選人不約本州所試悉令聚於京師人既浩穰文簿繁
雜因此逾濫其事百端故俗間相傳云入試非正身十

有三四赴宮非正身十有二三此又弊之尤者

趙臣舉
選議

弊風江陵項氏曰風俗之弊至唐極矣王公大人巍然於上以先達自居不復求士天下之士什什伍伍戴破帽騎蹇驢未到門百步輒下馬拳弊刺再拜以謁於典客者投其所為之文名之曰求知如是而不問則再如前所為者名之曰溫券如是而又不問則有執贄於馬前自贄曰某人上謁者嗟乎風俗之弊至此極矣請孟學科懿宗咸通四年進士皮日休上疏詣以孟子

為學科曰臣聞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者不過乎
史史之降者不過乎子子不異乎道者孟子也今國家
有業莊列之書者亦登於科其誘善也則深而懸科也
未正伏望命有司去莊列之書以孟子為主有能精通
其義者其科選視明經同不報

五老榜昭宗天復元年赦文令中書門下選擇新及第
進士中有久在名場才沾科級年齒已高者不拘常例
各授一官於是禮部侍郎杜德祥奏棟到新及第進士

陳光問年六十九曹松年五十四王希禹年七十三劉
象年七十柯崇年六十四鄭希顏年五十九詔光問松
希禹可秘書省正字象崇希顏可太子校書

上新平內難開放進士甚喜特授官制詞曰念爾登
科之際當予反正之年宜降異恩各膺寵命時謂此
舉為五老榜

撫言

排斥李德裕以已非由科第恒嫉進士舉者及居相位
貴要束于德裕嘗為藩府從事曰同院李評事以詞科

進適與德裕官同時有舉子投文軸誤與德裕舉子既
誤復請之曰某文軸當與及第李評事非與公也由是

德裕志在排斥

王泉子

唐科夫科目之盛自李唐起而唐之取士猶未盡出於
此也有上書而得官如和逢堯負半千之類是也有隱
逸而召用如陽城李渤之類是也有出於辟舉如韓愈
之出於張建封董晉是也有出於延譽者如吳武陵之

薦杜牧之是也

項安世
擬策

主試

不成令器正觀中考功員外郎王師旦知貢舉時冀州
進士張昌齡王公瑾並有俊才聲振京邑而師旦考其
文策全下舉朝不知所以及奏等第太宗恠無昌齡等
名因召師旦問之對曰此輩誠有文華然體性輕薄文
章浮艷必不成令器臣若擢之恐後生相效有變陛下
風雅帝以為名言後並如其言

別頭開元二十四年考功員外郎李昉為舉人詆訶帝

以員外郎望輕遂移貢舉於禮部以侍郎主之禮部選士自此始侍郎親故移試考功謂之別頭

訪問名士貞元七年杜黃裳知舉聞尹樞時名籍乃微服訪之問場中名士樞唯唯黃裳乃具告曰某即今年主司也受命久矣惟得一人其他不能盡知敢以為請樞聳然謝云既辱下問敢有所隱即言子弟有崔元畧孤寒有林藻令孤楚數人黃裳大喜其年樞狀頭及第試珠還合浦賦藻賦制憑几假寐恍惚見人語之云君

賦甚佳但恨未叙珠去來之意爾藻寤視其草乃足四句其年擢第及謝恩黃裳謂曰惟林生序珠去來之意

若有神助

閩川名士傳

珠之去也山無色兮氣霧冥冥海無

光兮空水浩浩珠之來也川有媚兮祥風習習地有潤

兮生物振振

見蒲陽文獻志

龍虎榜唐貞元八年陸贄主司試明水賦御溝新柳詩
真人賈稜陳羽歐陽詹李博馮宿王涯張季友齊孝若
劉遵古許季同侯繼穆贇韓愈李絳溫商庾承宣員結

胡諒崔郡刑冊裴光輔萬是年一榜多天下名雋偉傑

之士號龍虎榜

科舉記

一庄荒崔羣自中書舍人知舉歸其妻李氏因暇嘗勸
樹庄田以為子孫之業笑曰予有美庄良田遍在天下
夫人何憂夫人曰不聞君有此業羣曰吾前歲放春榜
三十人豈非良田耶夫人曰若然者君非陸贄相門生
乎曰然夫人曰往年君掌文柄使人約其子簡札不令
就試如君以為良田即陸氏一庄荒矣羣慙而退累日

不食

唐餘錄
獨異志

玉笋李宗閔為中書舍人典貢舉門生多清秀俊茂唐

中薛庠袁都等時謂之玉笋

因話
錄

冬烘鄭薰侍郎主文誤以顏標為顏魯公乃取之後非
是遂為舉子賦詩曰主司頭腦大冬烘錯認顏標作魯

公

題詩被嘲大中元年魏扶知禮闈入貢院題詩曰梧桐
葉落滿庭陰鑱閉朱門試院深曾是昔年辛苦地不將

今日負前心及牒出為無名子削為五言以譏之

南部新書

敬座主令狐峘為齊映所擠貶衢州別駕衢州刺史田
敦峘如舉時進士門生也初峘當貢部放榜日貶遂與
敦不相面敦聞峘來喜曰始見座主迎謁之禮甚厚月
分俸之半以峘峘在衢州殆十年

舊唐

鸞鳳集門貞元中奉詔考定賢良草澤之士昇名者十
七人及禮部擢進士第者七十有二鸞鳳杞梓舉集其

門而公所擢登輔相者十人

楊嗣復權公集序

沆瀣一氣杜審權大中十二年知舉放盧處權有獻之
曰座主審權門生處權可謂權不失權又乾符二年崔

沆放崔瀝譚者稱座主門生沆瀣一氣

南部新書

同硯主文劉虛白昔與裴坦常同硯席及公主文虛白
猶是舉子試雜文日簾前獻曰絕云二十年前此夜中
一般燈燭一般風不知歲月能多少猶着麻衣待至公
中表不遇韓洙與沆詢尚書中表詢伶終許與成事如
是歷四五年太夫人又念之復累付與詢詢知舉大中

九年也自第二人遷迤改為第七人方定及放榜悞為羅洙後詢見韓洙未嘗不深嗟其命

南

衣鉢放榜後狀元以下到主司庭謝名曰謝衣鉢衣鉢謂得主司名第其或主司先人同名第即謝大衣鉢也

撫唐末禮部知貢舉有得程文優者即以已登第時名

次處之不以甲乙為高下也謂之傳衣鉢和凝登第名在十三後得范魯公質遂處以十三其後范登相位官至太子太傅封國於魯與凝皆同世以為異也

石林
葉氏有

獻詩云從此廟堂添故事登庸衣鉢亦相傳

邵氏錄

徹棘和凝知貢舉是時進士多浮薄喜為誼諱以動主司主司每放榜則圍以棘閉省門絕人出入以為常凝徹棘開門而士皆肅然無諱所取皆一時之秀稱為得人

受謁桑維翰亦裴皞之門生嘗謁皞皞不迎不送或問之答曰皞見翰於中書則庶僚也維翰見皞於私館則門生也何送迎之有人亦重其耿介

郡國閑談

裴皞官至禮

部尚書放三榜四人拜相桑維翰竇正固張礪馬裔孫
清泰二年馬裔孫知貢舉纔放榜謝恩引諸生詣座主
宅謁拜裴公以詩示之曰宦途最重是文衡天與愚夫
著盛名三主禮闈年八十門生門下見門生世以為榮
主司前定陳蜀字文郁唐乾符五年及第初夢神人謂
曰當在山下水邊及第至是主司乃崔澹者豈非前兆

乎

閩中
記

韓夫子韓熙載初知貢舉人皆以為巨題熙載是夕自

賦五首旦視諸生皆有可觀及著格言五十餘篇時輩罕及誘掖後進號韓夫子性好譴浪有投贄荒惡者使妓炷艾燻之俟來嗅曰子之卷軸何多艾氣也

江南野錄

二天雞淮南張佖知舉進士試天雞弄和風佖但以文選中詩句為題未嘗詳究也有進士白試官云爾雅翰天雞鶡天雞天雞有二未知孰是佖大驚不能對亟取爾雅檢釋虫有翰天雞小虫黑身赤頭一名莎雞一名樗雞釋鳥有鶡天雞赤羽逸周書曰文鶡若彩雞成王

時蜀人獻之江士人深於學問有如此者

談苑

題勅背陳彭年大中祥符中同知貢舉省試榜出有甥
不預選怒入其第會彭年未來於几上得黃勅乃題其
背曰彭年頭惱太東烘眼似朱砂髮似蓬紕繆幸叨三
字內荒唐仍在四人中取他權勢欺明主落却親情賣
至公千百孤寒齊下淚斯言無路達堯聰彭年怒抱其
勅入奏章聖見而不悅然釋其罪

江南
野錄

間疑事楊大年主文舉子上請堯舜是一事為覆事答

云如此疑事不須用也得

清波雜志

世傳歐公掌貢闈舉子

問堯舜是幾種事公曰疑事不用使此乃南唐湯悅楊

鸞問答見鄭文寶江表志又載鸞詩云白日蒼蠅滿飯

盤夜間蚊子又成團每到更深人靜後定來頭上咬楊

鸞

西清詩話

鄆州進士李矩赴公試問同人李演云堯舜可

對天地否演曰似此疑惑事切不可用

文昌雜錄

朱衣點頭歐陽修知貢舉日每遇考試卷坐後常覺一
朱衣人時復點頭然後其文入格不爾則無復與考始

疑侍吏及回顧之一無所見因語其事於同列為之三

嘆嘗有句云唯願朱衣一點頭

錄侯鯖

無據永叔知舉太學生劉幾試卷判紕謬俄有間歲詔
幾懼改名煇暨試永叔在詳定所升作狀元劉原父云

永叔有甚憑據

雜志

獻詩孟賓于獻主司詩那堪雨後更鳴蟬溪隔重湖路
七千憶昔故園楊柳岸全家送上渡頭船主司得詩自

謂得賓于之晚

雜言
系述

託孤王仁裕知貢舉時己年高有數子皆早亡諸孫並
幼每諸生至門必延於中堂與夫人偶坐受諸生拜二
如兒孫禮然忽一日生徒畢集出一詩牋曰二百一十
四門生春風初長羽毛成衰翁漸老兒孫小它日知誰

畧有情

談錄

獻金魚庾承宣主文後六七年方授金紫時門生李石
先於內庭恩賜矣承宣拜命之初石以所服紫袍金魚

拜獻座主

撫言

榜帖一人王凝知貢舉司空圖一捷列第四人登科同年訝其名姓甚暗成事太速有浮薄者號之為司徒空王知有此說因召一榜門生開筵宣言於眾曰某切忝文柄今年榜帖全為司空先輩一人而已由是圖聲彩

益振

北夢
瑣言

座主辱門生封舜卿梁時知貢舉後門生鄭致雍同受命入翰林為學士致雍有俊才舜卿才思拙澁及試五題不勝困弊因託致雍秉筆當時識者以為座主辱門

生同光初致仕上

詩賀門生五代王仁裕知貢舉王丞相溥為狀元時年二十六後六年遂相周世宗猶及本朝以太子太保罷歸班年纔四十二溥初拜相仁裕猶致仕無恙嘗以詩賀溥云一戰文場援趙旗便調金鼎佐無為白麻驟降恩何極黃髮初開喜可知跋勅按前人到少築沙堤上馬歸遲立班始得遙相見親洽爭如未貴時溥在位每休沐必詣仁裕從容終日蓋唐以來座主門生之禮尤

厚

石林詩話

父子知舉父子知舉三家高錡子湘湜于邵子允躬崔

郾子瑤唯崔氏相去只二十年

南部新書

潤筆李瀚及第於和凝榜下後於座主同任學士會凝作相瀚為承旨適當批詔次日於玉堂輒開和相舊閣悉取圖書器玩留一詩於榻攜之盡去座主登庸歸鳳閣門生批詔立鰲頭玉堂舊閣多珍玩可作西齋潤筆

不

玉壺清話

竊題元祐中東坡知貢舉李方叔就試將鎖院坡緘封一簡令送方叔值方叔出其僕受簡置几上有頃章子厚二子曰持曰授者來取簡竊觀乃楊雄優於劉向論一篇二章驚喜攜之以去方叔歸求簡不得知為二章所竊悵惋不敢言已而果出此題二章皆模倣坡作方叔幾於闕筆及折號坡意魁必方叔也乃章援第十名文意與魁相似乃章持坡失色二十名間一卷頗奇坡謂同列曰此必李方叔視之乃葛敏修時山谷亦預校

文曰可賀內翰得人此乃僕宰太和時一學子相從者也而方叔竟下第坡出院聞其故大歎恨作詩送其歸謂平生謾說古戰場過眼終迷目五色我慙不出君大笑行止皆天子何責者是也其毋歎曰蘇學士知貢舉而汝不成名復何望哉抑鬱而卒

鶴林
玉露

三古字淳熙中汪藻起知貢舉將行有一知友屢黜於禮部乃約其會于富陽蕭寺密語之曰省試程文易義肩子中可用三古字既閱卷果有三古字者遂置前列

及拆號非其友人也私竊怪之及友人來見藻而怒責之友人曰某以暴疾幾死不能就試非敢相負也既而以古字得者來謁藻詰其故曰其來就試假宿富陽某寺中與僧閑步廡下見一棺僧曰此一官員女也殯此十年矣是夕夢一女子謂某曰官人省試頭場卷子中可用三古字發科幸勿相忘使朽骨得早入土遂用前言果叨前列近已往寺中葬其女矣王山驚嘆上

恩賜詩開成一年高侍郎錯主文恩賜詩題曰霓裳羽

衣曲三年復前詩題為賦題太學石經詩並辭入貢院
日面賜大中都尉鄭尚書放榜上以紅牋筆札一名
紙云鄉貢是士李昂以賜鎬

撫言

登第

鴈塔題名神龍以來杏園宴後皆於慈恩寺塔下題名
同年中推一善書者紀之他時有將相則朱書之及第
後知聞或遇未及第時題名處則為漆前字故昔人有
詩云魯題名處添前字送出城人乞舊衣

撫言國史補

韋肇

初及第偶于慈恩塔下題名後進慕効之遂成故事

南部

新書佛在世時有比丘見羣鴈飛乃念曰此鴈可充我之

食佛曰此鴈王也不可輒食乃為營塔

類說

探花宴進士杏園初會謂之探花宴以少俊二人為探

花使遍遊名園若他人先折得名花則二人被罰

秦中記

選最少者三人為探花使世謂之探花郎

東軒筆錄

唐大中

以來禮部放榜有姓氏稀僻者曰榜花

南部新書

燒尾士子初登榮進及遷除朋僚慰賀必盛置酒饌音

樂以展歡宴謂之燒尾謂說者有虎變為人唯尾不化
須為燒除乃得成人故以初蒙拜受如虎得為人木尾
猶在體肌既合方為焚之故云燒尾一云新羊所觸不
相親附火燒其尾則定真觀中太宗嘗問朱子奢以羊
事對西齋話記又說魚躍龍門化為龍時必雷為燒其尾乃
得化聞見錄唐進士宇文翊雖士族子無文藻酷愛上科
有女及笄真國色朝之令子弟求之不得時竇璠年逾
耳順方謀繼室其兄諫議正有氣焰能為人致科第

棚聘女與璠璠為言元比果有所獲相國韋公說即其中表甚鄙之因滑臺杜尚書宅遭火幾蕪初桓家人云老鼠尾曳火入庫因而延燎京兆謂宇文曰魚將化龍雷為燒尾近日老鼠亦有燒尾之事用以譏之

北
臺

鬼謠錢起吳興人與郎士元齊名時語曰前有沈宋後有錢郎天寶十載試湘靈鼓瑟詩登進士初起從鄉薦居江湖客舍聞吟於庭中曰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視之無所見矣明年崔曄試湘靈鼓瑟詩起即用為末

句人以為鬼謠

唐詩紀事

泥金帖子新進士才及第以泥金書帖子附家書中用報登科之喜至鄉曲親戚例以聲樂相慶謂之喜信文

宗朝遂寢削此儀也

天寶遺事

日五色賦李程貞元中試日五色賦先榜落矣初出試楊於陵見其賦藁破曰德動天鑒祥開日華於陵覽之謂程曰公今須作狀元翌日雜文無名於陵深不平攜之以詣主文亟命取程所納面對不差一字主文因擢

為狀元前榜不復放矣程後出大梁聞浩名復應弘詞
復試此題破慮浩愈於已專馳一介取既至將啓緘尚
有憂色及觀浩破題曰麗日焜煌中含瑞光程喜曰李
程在裏言撫至末韻侵晚水以芒動俯寒山而秀發程相
大咤曰李程賦且在端日何為到夜秀發由是浩賦不

能凌邁北
夢

破天荒唐荆州夜冠藪澤每歲解送舉人多不成名號
曰天荒解劉蛻舍人以荆解及第號為破天荒北時崔

魏公作鎮以破天荒錢七十萬資蚘蚘謝書略曰三十

年來自是人廢一千里外豈曰天荒

撫言

報羅羅玠貞元五年及第闕宴曲江泛舟舟沈玠以溺
死後有關試前卒者謂之報羅

上

九肋盧肇赴舉至京師先逢或問所從來曰某袁民也
或曰袁門出舉人耶答曰袁州出舉人亦猶沅江鱉甲

九肋者稀

上

會昌三年肇為狀元及第

宜春錄

錦標盧肇袁州宜春人與同郡黃頴齊名頗富於產肇

幼貧乏與頗赴舉同日遵路郡牧於離亭餞頗而已時
樂作酒酣肇策蹇郵亭側而過出郭余里駐程俟頗為
侶明年肇狀元及第而歸刺史已下接之大慙恚會延
肇看競渡於席上賦詩曰向道是龍剛不信果然奪得

錦標歸

上

首冠盧肇開成中就江西解為試官未送肇有謝啓云
巨鰲負翮首冠蓬山試官謂之曰昨限以人數擠排雖
獲仰展深慚名第奉晚焉得首冠蓬山之謂肇曰必知

明公垂問大凡頑石在上巨鰲戴之豈非首冠耶一坐

聞之大笑

宜春傳
信錄

新郎君薛逢晚年厄於宦途嘗策羸赴朝值新進士榜
下綴行而出時進士團司所由輩數十人見逢行李蕭
條前導曰迴避新郎君逢赧然即遣一介語之曰教道
莫貧相阿婆三五少年時也曾東塗西抹來上

不博上州文宗魯言進士之盛宰相對曰鄉場中自云
鄉貢進士不博上州刺史上笑之曰亦無奈何盧氏
雜說

酷愛進士宣宗酷愛進士及第每對朝臣問及第苟有科名對者必大喜便問所試詩賦題目併主司姓名或有人物稍好者偶不中第嘆惜移時常於內自題鄉貢

進士李道龍

上

紅綾餅餠僖宗幸南內興慶池泛舟方食餅餠時進士在曲江有聞喜宴上命御廚衣人數各賜紅綾餅餠所司以金合進上命中官馳以賜故徐演詩云莫欺老缺

殘牙齒魯喫紅綾餅餠

洛中紀異

賜花懿宗開新第宴於曲江乃命折花一金合令中官馳至宴所宣口敕曰便令栽花飲酒無不為榮

孤進還舟許棠晚年登第嘗曰自得一第筋骨輕健過

于少年則知一名乃孤進之還舟

金華子

落驢彭伉湛貴俱袁州宜春人伉妻又湛姨也伉舉進士擢第湛猶縣吏妻族為置賀宴皆官人名士伉居席之右一座盡傾湛至命飯于後閣湛無難色其妻忿然責之曰男子不能自勵窘辱如此復何為容湛感其言

孜孜學業未數載一舉登第侂常侮之矣時侂方跨長耳縱遊于郊外忽有家童馳報湛郎及第侂失聲而墜故袁人謔曰湛賁登第彭沆落驢今袁川西有落驢橋

即其地也

宜春傳
信錄

洗眼李紳鎮揚州章孝標賦春雪詩云六出花飛處處飄粘自拂砌上寒條朱門到晚難盈尺盡是三軍喜氣銷及及第後寄紳曰及第全勝十政官金鞍鍍了出長安馬頭漸入揚州郭為報時人洗眼看紳以一絕箴之

曰假金方用真金鑲若是真金不鑲金十載長安得一

第何須空腹用高心

據言全
唐詩話

江神世情庾肩吾元和十年登第後過楊子江詩云憶
昔將貢年抱愁此江邊魚龍互閃鑠白浪高于天今日

步青草還來經此道江神也世情為我風色好

唐詩
紀事

雲齋廣錄載馮京渡江題詩同末二句

第五崔偃試進士東都吳武陵謂偃曰公方為天子求
奇才敢獻所益因出袖中書偃讀之乃杜牧阿房宮賦

坐客皆驚武陵曰牧方試有司請以第一人處之偃謝已得其人至第五偃未應間武陵勃然曰不爾宜以賦

見還偃曰如教牧果異等

撫言

鄭毅夫自負時名國子監

以第五人送意甚不平謝主司啓云李廣事業自謂無雙杜牧文章止得第五又云騏驎已老甘駑馬以先之巨鰲不靈因頑石之在上

筆談

三頭武翊黃府選為解頭及第為狀頭宏詞為勅頭時謂武氏三頭

唐語林

崔元翰晚年取應咸為首捷京兆解

頭禮部狀頭宏詞勅頭制科三等勅頭

南部新書

張又新時

號張三頭

撫言同

裴次元制策宏詞同日勅下並為勅頭

時人榮之

南部新書

王老唐王播五十始登第同年陳通方年最少因戲拊

播背曰王老王老奉贈一第言日暮途遠使同贈官也

播曰擬應三篇通方曰一之謂甚其可再乎王銜之及

為相通方竟為所困而終

閩川名士傳

泰山送榜廣明年中鳳翔副使鄭昌圖未及第前有親

表家僕過京洛於穀水店邊逢見二黃衣使人西來曰
吾二人乃是今年送榜之使也自泰山來到金天處抑
署其榜子幸相遇僕遂請竊觀其榜使者曰此年狀頭
姓偏傍有卩名兩字下一字在口中榜尾之人姓偏傍
亦有此卩名兩字下一字亦在口中記之記之遂辭去
鄭公親表頗異其事昌圖其年狀頭及第榜尾鄒希回
也姓名點畫皆同

玉堂
閑話

錦上披簑許孟容進士及第學究登科時號錦襖子上

着莎衣

撫言

蔡京以進士舉登學究科時謂好及第惡科

名有錦上披簾之諺焉

唐詩紀事

東翅鷄子李藹應舉初勤敏妙絕倫人謂之東翅鷄子

咸通二年及第

盧氏雜說

夢鳳字鄭溥自說應舉時曾夢看及第榜榜上但見大

書鳳字大中元年冬求解鳳翔偶看本府鄉貢試紙之

首便是鳳字至東都試緱山月夜聞王子晉吹笙詩坐

側諸詩悉有鳳字明年果登第焉

因託錄

馮陶馮宿之三子陶韶圖兄弟連年進士及第連年登

宏詞科一時之盛代無比焉當大和初馮氏進士及第

者海內十人而公家兄弟叔姪八人

傳載故實

張環張環兄弟七人並舉進士

談賓錄

茫茫隊後有東西二甲東呼西為茫茫隊言其無藝也

盧氏雜說

三元淳化二年孫漢公何舉進士自開封至南省廷試

皆第一咸平五年王沂公魯青州南省廷試皆第一慶

歷二年楊審賢真皇祐元年馮京

黃裳元豐中汶上梁述一夕夢奏事殿中見御座前揭

一牌箔金大書黃裳二字意必貴兆也因改名黃裳明

年御前唱進士第南劍黃裳為第一

通水燕談

柳道者泉州

人遇異僧授以要旨能預言未兆或問之曰今歲狀元

何姓答曰不黑不白非朱非綠復曰亦知其名乎乃舉

衣裾以示人後數日捷音至乃黃裳也

避齋開覽

五元政和中張伯紀綱以三舍釋褐徽宗御崇政殿賜

之及第顧知舉吏書張克公等曰人言祖宗時有三元
今綱係四元果何如克公等對曰綱自本州升貢次公
試次內舍校定上舍合格次升補上等上舍皆第一人
所以京師有五元之目上曰可謂得人自來止說三元
今張綱五處作魁必不是偶中當優獎之遂除大學博
士綱金壇人其後立朝有大節為世名臣

坦齋
筆衛

四克張奎字汝弼登淳熙丁未進士初隆興乙酉諸鄉
舉時主司命題云平正直直彊弗友剛克變友柔克深

潛剛克高明柔克已而春官失利夢神人告曰汝若再
遇四克始克有濟自以為經旨別無四克矣淳熙丁酉
再試題云撫于五辰庶績其凝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
業一日二日萬九場中遇程三畏厲聲曰汝弼可賀矣
不記向時之夢耶今果有四克遂再荐三畏為解首宦
制科宋制科至宰相者富弼一人孝宗時復制科止得
眉山李后一人后字仲信為南北史世說

因學
紀聞

下第

千佛明經張倬東之之孫數舉進士不第捧登科記頂

上戴之曰此千佛名經

唐書

白臘明經張鷟號青錢學士謂萬選萬中時有董方九

舉不第號曰白臘明經與鷟為對

僉載

宋五坦率德宗夏中微行西明寺宋濟葛巾犢鼻抄書

上曰措大茶求一碗濟曰鼎水方煎可自潑之上又問

作何事業是何姓行濟曰姓宋第五應進士舉須臾聞

呼官家濟皇恐起拜待罪上曰宋五大坦率一本上問

曰今上詩何如曰聖意難測上曰宋五大坦率後禮部

放榜上問有濟名否使回云無上曰宋五又坦率

盧氏
雜說

宋濟老于文場試賦失韻乃撫膺曰宋五又坦率矣後

禮部上甲乙名德宗曰宋五坦率否

國史
補

招飲大言許孟容與宋濟布衣友善許知舉宋不第招
宋與飲謝之酒酣許復大言曰今年為國取卿相為狀
頭姚嗣卿是也後數日姚卒宋往見許曰國家不幸姚

令公薨

盧氏
雜說

花樣不同盧氏子合不中第步出都門其日風寒頗甚
投宿逆旅有客續至附火吟曰學織絲綾功未多亂投
機杼錯拋梭莫教宮錦行家見把此文章笑殺他又曰
如今不重文章士莫把文章誇向人盧愕然憶是白居易
易詩因問其姓氏曰姓李世業織綾離亂前舊隸東都
錦坊後宮錦災近以薄技投本行皆云如今花樣與前
不同不謂伎倆兒以文采求售者不重於世如此且東

歸也

上

下第詩元和十三年士人下第多為詩刺試官獨章孝
標作歸燕詩獻庾承宣侍郎曰積累危巢泥已落今年
故向社前歸連雲樓閣無棲處更傍誰家門戶飛歐陽
澥亦作燕詩獻鄭愚侍郎云翩翩飛燕畫堂開送古迎
今幾萬回長向春秋社前後為誰歸去為誰來

古今詩話

棄置孟郊下第詩曰棄置復棄置情如刀劍傷又再下
第詩曰兩度長安陌空將淚見花而後及第有詩曰昔
日齷齪不足嗟今朝曠蕩恩無涯青春得意馬蹄疾一

日看盡長安花一日之間花即看盡何其速也進取得

失益亦常事而器宇不弘至於如此何其鄙耶

唐宋遺史

空囊賈島下第詩云下第唯空囊如何住帝鄉杏園啼
百舌誰醉在花傍淚落故山遠病來春草長知音逢豈
易孤棹負三湘

夢裏輸贏李山甫咸通中數舉進士被黜後流落河朔
為樂彥禎從事多怨朝廷之執政嘗有詩云勸君不用

誇頭角夢裏輸贏總未真

南

姮娥甚陋沈嵩與羅隱從事浙西幕下主公出妓衆稱
殊麗便是姮娥嵩曰姮娥甚陋安可及主公驚曰書記
識姮娥否曰嵩兩度到月宮折桂何為不識嵩欲警隱

故有是言

紀異錄

隱在浙幕沈山松得新榜示隱題其末

曰黃土原邊狡兔肥矢如流電馬如飛灞陵老將無功
業猶憶當時夜獵歸 鍾陵妓雲英隱舊見之一日譏

隱猶未第隱嘲之曰鍾陵醉別十餘春重見雲英掌上
身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 江南李氏嘗

遣使聘越越人問見羅給事否使人曰不識亦不聞名
越人云四海聞有羅江東何拙之甚使人曰為金榜上

無名所以不知

紀事

錦衣貼月沈彬字子美高安人為詩天才狂逸少孤西
遊以三舉為約嘗夢着錦綵衣貼月而飛識者言雖名
播天下身不入月終不及第洪州解至長安兩舉落第
第三舉贈劉象一首云曾應大中天子舉四朝風月鬢
蕭疎一枝何事於君惜仙桂年年幸有餘劉象三舉無

成孤寒主司覽彬詩其年放象及第五老榜即其兆也
彬乾符中值四方多事遂南遊湖湘及嶺表二十餘年
却迴吳中過江南受偽命官至吏部侍郎致仕退居高

安

雅言
雜載

為僧僧可隆善詩高從誨閱其卷有觀棋句云萬般思
後行一失廢前功從誨謂可隆曰吾師此詩必因事而
得隆答曰某本姓慕容與桑維翰同學少負志氣多恐
維翰維翰登第以至入相某尤在場屋頻年敗衄皆維

翰所挫也因削髮為僧其句實感前事而露意焉從誨

識鑒多此類也

天定錄

蜣螂推屎高渙久舉不第或譖之曰一百二十箇蜣螂

推一箇屎塊不上

撫言

衣錦井中費絢應進士舉夢衣錦在井中覺自喜曰及

第衣錦之後遊鄉井爾或曰此非佳夢衣錦井中文章

未顯之兆來春果不第

茅齋客話

集古詩石曼卿下第集句云一生不得文章力欲上青

天未有因聖主不勞千里召嫦娥何惜一枝春鳳凰詔

下雖沾命豺虎叢中也立身啼得血流無着處朱衣騎

馬是何人

西清詩話

年去年來去忙為他人作嫁衣裳仰

天大笑出門去獨對春風舞一場

蔡條金玉詩話

康了柳冕應舉多避諱謂安樂為安康以避落字也又

聞橋出遣僕視之須臾僕還曰秀才康了也

避齋閑覽

綱官蜀人石揚休屢拔鄉薦常屈春官蜀人比之綱官

蓋謂牙校部土貢入京師只空歸也

續歸田錄

同年

期集會進士榜出謝後便往期集院狀元與同年相見
請一人為錄事其餘主宴主酒主樂探花主茶之類咸

以其年辟之

撫言

有情李絳相德宗元義方言其私同年許季同德宗問
之曰人於同年有情乎絳曰同年乃九州四海之人偶
同科第或登科然後相識於情何有若其果才雖在兄
弟子姪之中猶將用之况同年乎

唐紀

阿孩兒苗台符六歲能屬文年十六及第張讀亦幼擅
詞賦年十八及第同年進士又同佐鄭薰少師宣州幕
二人常列題於西明寺東廊或竊注之曰一雙前進士

兩箇阿孩兒台符十七不祿讀位至禮部侍郎

據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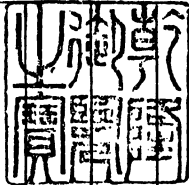
題詩張唐卿進士第一人及第期集于興國寺題壁云
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有人續其下云君

看姚察并梁固不得朝官未可知後果終于京官

夢溪筆談

紫陌進士科始隋盛於唐偕升者謂之同年唐人尤意

期集曲江大會長安坊市為半空天子至御樓以觀通
榜之士意氣相予甚厚否則有紫陌青雲之譏



天中記卷三十八